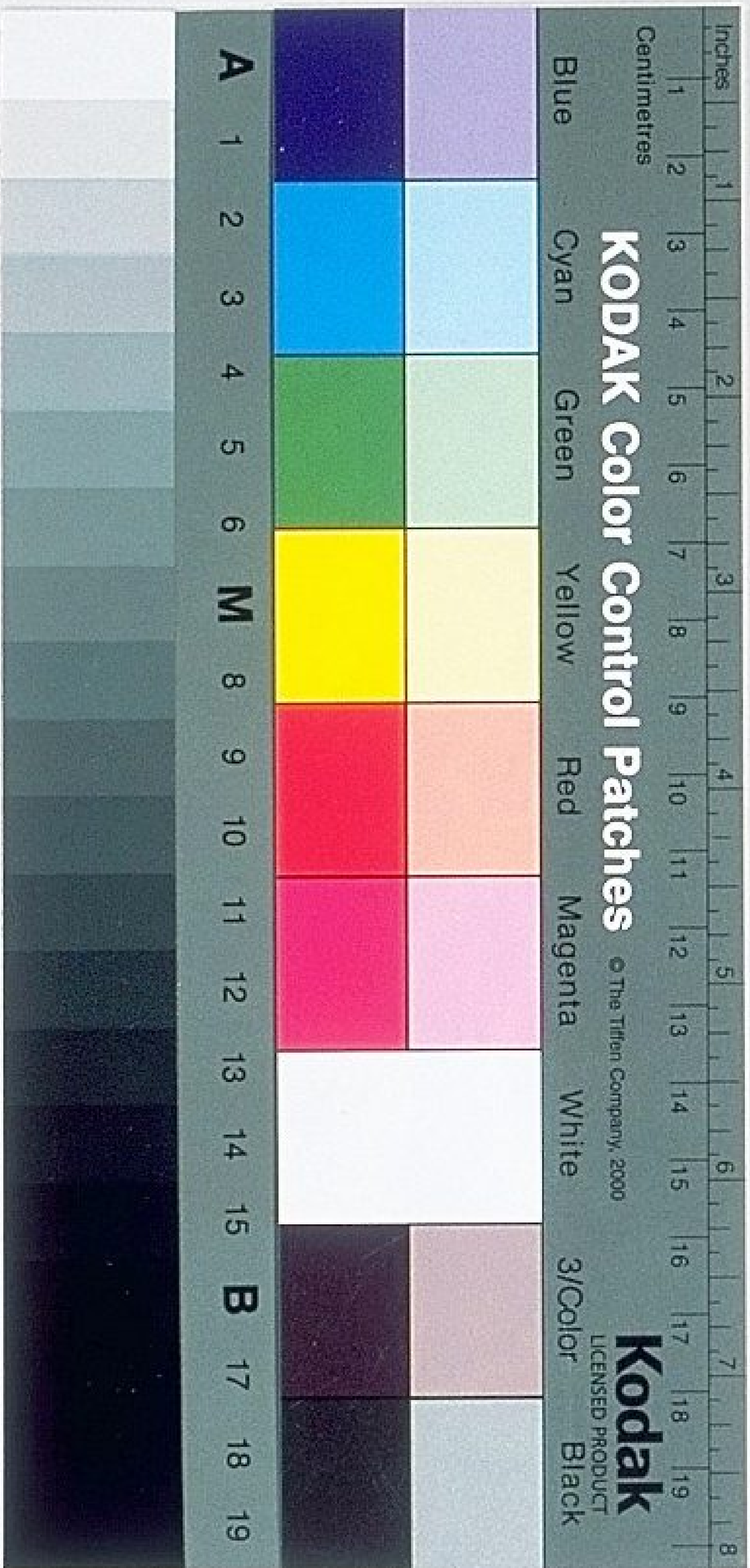






t028

人天宝鑑　全

永正十三丙子七月十七於善光寺中写 不二行朱句畢矣
于时予病中對室前遶築槿從西有感之兼朝更開之
從光僅十有一莖雖然日出東山後忘色刹那朋矣
矣呼人世亦若斯朝有紅顔暮作白骨到老莊氏不
然生死同槿
猶如非莊子何槿槿年一时之眠亦可矣
凱周仙二十七歳

是集皆佛氏妙藥癒世
之膏肓能令聾者聰之
耳愈盲者目瘂者喑
跛之徒亦得除癃四明
道人多之矣應湖海





氏衆備嘗焉不無遺
宜乎刊行以壽後世也哉
余樂為之序紹定庚寅
六月望日蘭庵劉棐

宋理宗帝

人天寶鑑序

竊聞先德有善不能昭昭於世者後學之過也如三
教古德於佛法中有一言一行雖載之碑傳實録及
諸遺編而散在四方不能周知徧覽於是潜德或幾
無聞愚甞出處叢林或得之尊宿提倡或訪求採摭
凡可以激發志氣垂鑑於世者輙隨而録之總數百
段目曰人天寶鑑不復銓柬人品條次先後擬大慧
正法眼藏之類且昔之禪者未始不以教律為務[illegible]
教律者未始不以禪為務至於儒老家學者亦未始
不相得而徹證之非如今日專一門擅一美互相詆

譬如水火不相入、寔古者之行非難行也人自菲薄
以謂古人不可及尒殊不知古人猶今之人也能自
奮志於其間則與古人何別今刋其書廣其説欲示
後世學者知有前輩典刑咸至于道而已高明毋誚
焉紹定三年結制日四明沙門曇秀序

唐曇光法師　大善禪師　龍溪
五臺無相　天台韶國師　智者顗禪師
兜率梧律師　真宗癈寺　法昌遇禪師
法智尊者　圓通訥禪師　梁武帝
遜思邈　侍郎楊億　張文定公
傾禪師　希顏首座　梵法主
慈雲式法師　龍湖聞禪師　仗錫巳禪師
辯才淨法師　支容楷禪師　智者顗禪師
大智律師　靈源清禪師　侍郎張九成
和菴主　曹山章禪師　法雲秀禪師
孤山圓法師　東坡先生　樊三藏

相國裴休　劉遺民　王日休居士
静上坐　道士呉契　大隋真禅師
廣恵璉禅師　光教安禅師　明教嵩禅師
南山宣律師　智者顗禅師　廬山遠法師
潙山祐禅師　浄因臻禅師　證悟智禅師
東山能行人　汾陽昭禅師　真人張平叔
真人呂洞賓　給事馮楫居士　趙清献公
仰山宗禅師　道法師　晦菴光禅師
沙門波若　正言陳了翁　石壁寺部靖二法師
海月辯都師　高麗義天僧統　天竺悟法師
晦堂心禅師　径山主僧法印　高僧可久
楊次公　玄沙備禅師　文潞公
普首座　愚法師　東坡居士
霊芝照律師　大恵禅師　冶父川禅師
徳山密禅師　擅菴嚴法師　昔有一尊宿
古徳浴室偈　分菴主　霊源清禅師
佛灯珣禅師　秀州暹禅師　圓照本禅師
仰山圓禅師　大恵禅師　石窓恭禅師
牧菴朋法師　無長久法師　大恵禅師
圓覚慈法師　南岳譲和尚　雪堂行和尚
黄太史　簡堂機禅師　隠山与旻空書
詹叔義上財賦表　宗杲光禅師　長旻卓禅師

孝宗賜佛照手詔　慈航朴禅師　法智尊者
黄竜心禅師　宏智覚禅師　欧陽文忠公
馮濟川居士　北峯印禅師　資壽總禅師
道曇法師　郭道人　伊菴權禅師
東山淵禅師　別峯印禅師　丹霞淳禅師
成都照覚祖首坐　韓退之　舒王問佛恵
秦國夫人计　二祖神光　永明壽禅師

人天寶鑑

唐德宗問曇光法師曰僧何名為寶對曰僧者具有六種以寶稱之一頓悟自心超凡入聖得名禪僧二解行雙運不入諸流得名高僧三具戒定慧有大辯才得名講僧四見聞深實舉古驗今得名文章僧五知因識果慈威並行得名主事僧六精勤功業護養聖胎得名常僧帝大悦遂詔天下度僧 唐僧傳

大善禪師南岳高第也修法華禪門得慈悲三昧時衡陽內史鄭僧杲雖每遇縣令陳王業稱揚師德而鄭略無信向意一日同陳出獵圍鹿一羣鄭謂陳曰

公嘗稱大善禪師有慈悲三昧力今日其處如何陳即率左右數人同聲念曰南無大善禪師即時羣鹿騰空而出於是內史媿伏 國清石刻

左溪尊者諱玄朗烏傷人從學天宮威法師得旨後栖身巖谷或猿攫來以捧鉢或飛鳥至以聽經唯十八種十二頭陀如是處者三十年若其細行修身悉徇律制故李華云禪無私授不見身相戒淨無玷不假外儀講不待衆誨人無勸居止偏廈食無重味夜披尋聖典未嘗空秉一燈日悲瞻禮聖容未嘗虛行一步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 本

嘗因剎說一句法未嘗爲法受一毫財 本傳

五臺山無相禪師禮佛示衆曰汝輩才見泥像便如齋米相似曾無意謂殊不知己躬分上各各有一尊虛空來大小古釋迦古觀音日夜在汝六根門頭放光動地四威儀內同出同入未嘗纖毫相離何不學禮取者箇佛却去泥團上作活計汝若禮得者箇佛即是禮汝自心汝雖是顛倒妄想之心從本已來直至今日廣大清淨迷未嘗迷悟未嘗悟與佛如來更無欠少只爲汝貪著緣境所以有生有滅有迷有悟若能一念回光便乃即同諸聖故云佛在爾心頭時

人向外求内懐無價寶不識一生休又不見華嚴
法師道我會得即心自性如今凡修行動靜無不與
稱自性底道理相應故我終日禮佛不作禮會終日
念佛不作念會且道華嚴作甚麼會者箇恰如善財
入毗盧樓閣證不思議自在境界相似未後却道我
歷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見種種境界聞種
種法門皆無有實譬如有人於睡夢中見種種事從
睡覺已乃知是夢諸禪德善財雖向夢裏認得箇昭
昭靈靈依前落在陰界若是頂門具眼尉後有箇釋
迦彌勒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博地凡夫真如涅槃
是繫驢橛一大藏教是拭瘡疣紙有甚樓閣可入境
界可證其或未能如是且向他夢裏禮取一拜半拜

通行錄

天台韶國師處之龍泉人受具後剋意咨參殊無所
入至曹山隨衆而已因僧問法眼曰十二時中如何
得頓息萬緣去法眼曰空與汝爲緣耶色與汝爲緣
耶言空爲緣則空本無緣言色爲緣則色心不二日
用果何物爲汝緣乎韶聞悚然有省復有禪者問如
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韶聞大悟
法眼曰汝當大闡吾宗毋滯於此遂遊天台睹然若

終焉之意時吳越忠懿王以國子剌台州雅聞師名
嘗遣使迎之申弟子禮王一夕夢被人斷頭驚疑不已
遂詣決於韶韶曰非常夢也主宇未却一艱不久為
王矣王曰若果符此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王嗣國
位尊韶為國師時天台智者教法自會昌之變頹墮
隱耀所有法藏多流海東螺溪寂法師通羅蒐聞力
網羅之先於金華藏中僅得淨名一疏而已後因忠
懿王覽內典昧教相請問於韶韶稱寂洞明天台之
道遂召寂建講王乃喜特遣十使抗海傳寫以還由
是教法復振始今不墜者韶寂二師之力也開寶四

年六月二十八日順寂于華頂峯是夜星隕于地天
降大雪師之涅槃異相難以盡紀具如燈禪師行業
等記

智者顗禪師示衆曰同學服禪師在南岳衆中苦行
禪定最為第一輒用衆一撮鹽作齋飲用所侵無幾
不以為事後行方等忽見相起計三年增之至數十
斛急令陪備仍賣衣資買鹽償衆此事非久亦非僞
傳
聞宜以為規莫令後悔吾雖寡德行遠近頗相追尋
而隣寮難為徒歩老病出入多以衆驢迎送若是
吾客私計功驢直令從此無咎吾是衆主驢亦我從

餅捨八衆非復我有我不合用非我何言棄此一條
餘事皆尒 國清百録
挐率梧律師從學音靈律師持己精嚴日中一食禮
誦不輟後住挐率嘗問道徑山琳禪師琳見其著心
持戒不通理道因戲謂曰公被律縛無氣急乎梧曰
根識暗鈍不得不縛望師憫而示之琳與婆修盤頭
嘗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染爲衆所歸二十祖
闍夜多將欲度之詰其徒曰此頭陀精脩梵行可得
佛乎其徒曰精進如此何故不可夜多曰汝師與道
遠矣縱經塵劫皆虛妄之本其徒不憤謂夜多曰尊

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
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
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慾心無所希名之曰道
婆修聞已獲無漏智琳遂厲聲喝一喝云直饒與麼
猶是鈍漢梧於言下心意豁然喜躍而拜曰不聞師
誨爭解知非今當持而不持持無作戒更不消著心
力也遂行回至丈室屏去舊習獨一禪牀講倡之外
默坐而已俄一夕召明靜法師至曰擇梧得徑山打
破情執至今無一點事在胸中今夜欲入無聲三昧
去也由是寂然竟尒長寢 文通行録

真宗嘗欲廢太平興國寺爲倉詔下之日有僧甯笑以謂不可廢　上遣中使諭旨曰不聽廢寺即斬仍以劍示之說曰僧見劍怖懼即斬不然即赦之中使如所誡僧笑引頸曰爲佛法死實甘諧之　上悅寺遂免韓子蒼曰今時有如是僧乃可稱衲子　石門集

法昌遇禪師臨濟高孫人幼棄家有大志遊方名著叢林浮山遠公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晚於分寧之北千峯萬壑古屋敗垣遂安止之衲子晴有至者皆苦其作勞未嘗有一語委曲以示其徒學者不能曉其意又不能與之同憺泊辛苦悉皆引去以故單丁住山而晨香夕燈陞堂說法至老不廢叢林所服玩者無不備龍圖徐禧歎曰無衆如有衆眞本色住山將化前一日遍作偈遺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報龜哥報道明朝吉徐覽偈驚然遽邀靈源同往至彼已寂然矣　汾江集

法智尊者諱知禮年至四十常坐不臥足無外涉修懺都遺一日謂諸徒曰半偈忘軀一句投火聖人之心爲法如是吾不能捐捨身命以警發懈怠胡是言哉於是結十僧修法華三昧期滿三載共焚其身時翰林楊億致書確請住世復以欣厭意而與難其

者答曰終日破相而諸法皆成終日立法而纖塵必
盡楊公復致問曰風吟寶樹波動金渠是何人境界
答曰只此見聞更無道理公又問法華梵網皆魔王
所說答曰佛之與魔相去幾何公知不可以義屈亦
不可以言留乃致書慈雲俾自杭至明而淹其議又
委州將保護無容以焚是年公請師號於朝 真宗
召楊問之公因奏師遺身意 上嘉歎之重諭楊曰
但傳朕意請留住世即賜法智之號由是敕行不得
施矣復修光明懺爲順寂之期方五日趺坐召衆曰
人之生必有死蓋常分爾汝等當勤修道勿令有間

從吾先訓猶吾之生也言畢稱佛而逝 教行錄等
圓通訥禪師梓州人性端靖涖衆有法律已精嚴夜
必入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昇至膺侍者每瞰此以
候天明 仁宗聞其名詔住淨因訥以疾辭舉璉以
自代召對大悅賜大覺禪師至 英宗嘗賜手詔天
下寺院住持璉不言鮮有知者及東坡制宸奎
閣記務書審之云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
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 英廟賜手詔
其略曰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是否切請錄示全文欲
入此一節璉答云無有寂乃得於書筒中拔開云非

得道之士安得有此蘊藉玻閑記云師雖出世之人而持律甚嚴上賜龍腦鉢師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師居處服玩可以化寶坊也而皆不爲獨於都城之西爲精舍容百許人而已

梁武帝問誌公曰朕萬機之暇修諸善事還有功德也無誌曰有帝曰有非眞功德帝曰何謂其眞誌曰性淨明心體自空寂是眞功德帝因有省故先聖有言若能靜坐一須臾勝造河沙七寶塔寶塔畢竟化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 通行錄

眞人孫思邈京兆人幼聦慧日誦萬言善莊老九流志釋典年百五十歲常隱終南山不食飲食唯服鉛汞與宣律師友善議論終日嘗書華嚴經時唐太宗欲讀佛經問邈曰何經爲大邈答曰華嚴經佛所尊大帝曰近玄奘三藏譯大般若六百卷何不爲大而八十卷者猶爲大乎答曰華嚴法界具一切門於一門中可演出大千經卷般若經乃是華嚴一門耳帝悟從是受持 釋氏類說

侍郎楊億書寄李維內翰其略曰假守南昌適會廣慧禪伯齋中務簡退食多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

之請抑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意忽
說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
事爍尒見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蹇矣重念
先德率多參尋如雪峯九度上洞山三度上投子遂
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黃蘗雲巖多蒙道吾
訓誘乃爲藥山之子丹霞親承馬祖印可而作石頭
之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
廣慧提激之自良出於鼇峯也忻幸因僧說道侍郎
遂云大凡參學人十二時中長須照顧不可說禪道
時便有箇照帶底道理日用作務時不可便無也如

鷄抱卵若是抛離起去暖氣不接便不成種子如今
萬境森羅六根煩動略失照顧便喪身命不是小事
今來受此緣生被生死繫縛蓋爲塵劫已來順生滅
心隨他流轉以至如今諸人等且道若會喪失何以
得至如今要識露地白牛麼試把鼻孔拽看又云釋
迦老子於靈山會上目顧迦葉謂大衆曰吾有正法
眼藏付摩訶迦葉又道我於四十九年中不曾說一
字此是什麼道理若是諸人分上着一字脚不得爲
諸人各各有奇特事在喚作奇特早是不中也我道
釋迦是敗軍之將迦葉是喪身失命底人汝等且怎

生會不見道涅槃生死俱是夢言佛與衆生並爲增語
請直須恁麼會取不要向外馳求若也於此未明敢
道諸人乖張不少侍郎臨終前一日親寫一偈與家
人令來日送達李駙馬處偈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
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駙馬接得偈云泰山
廟裏賣紙錢 天聖廣燈

張文定公前身爲琅邪知藏僧書楞伽未終而卒嘗
云來生當再書後知滁州遊琅邪山周行廊廡祿不
忍去至藏院忽感悟指梁間經函云此吾前身事也
令取而䁥之乃楞伽經與今生所書筆畫無異嘗讀
至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智不得有無而與大悲
心遂明已見偈曰一念存生滅千機縛有無神鋒輕
舉處透出走盤珠暮年出此經示東坡居士乃以其
事語之坡題其後刻石金山

頎禪師泰之龍城人初得法於天聖泰和尚晚依黃
龍南禪師南見其所得諦當甚遇之令往全之興國
開堂遂爲南之嗣至夜夢神告曰師遇惡疾即是緣
盡言畢而隱閱十三白果患大風屏院事歸龍城之
西爲小庵庵成養痾其中頗有小師名克慈文依楊
岐亦禪林秀出者歸以侍病奉禮至孝乞食村落風

雨寒暑盡師一世而後已願一日謂慈曰吾之所得實在天聖和尚曉見黃龍道行兼重心所敬慕故爲嗣之豈謂半生感此惡疾今幸償足昔神仙多因惡疾而得仙道蓋其割棄塵累懷頴陽之風所以因禍而致福也吾不因此爭得有今日事如今把住也由我放行也由我把住放行總得自在遂噓一聲良久而逝闍維異香徧野舍利無數 冊峯錄

希顏首坐字聖徒性剛果通內外學以風節自持遊歷叢林隱故廬蹟不入俗常閉門宴坐非行誼高潔者莫與友也名公貴人累以諸刹招之堅不答時有

童行名參也欲爲僧侍左右頗識其非器作釋難文以却之曰鄭子莫若父知父莫若子予之參也非爲僧器蓋出家爲僧豈細事乎非求安逸也非求溫飽也非求蝸角利名也爲生死也爲衆生也爲斷煩惱出三界海續佛慧命也去聖時遙佛法大壞汝敢妄爲乎寶梁經曰比丘不修比丘法大千無唾處通慧錄曰爲僧不預十科事佛徒勞百載爲之不難得乎以是觀之予濫厠僧倫有誚於佛況汝爲之邪然出家爲僧苟不知三乘十二分教周公孔子之道不明因果不達已性不知稼穡艱難不念信施難消徒

飲酒食肉破齋犯戒行商坐賈偷姦博奕覬覦院舍
草蓋出入奉養一已而已悲夫有六尺之身而無智
慧佛謂之癡僧有三寸舌而不能說法佛謂之啞羊
似僧非僧似俗非俗佛謂之鳥鼠僧亦曰禿居士禪
叢故曰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非
濟世舟航也地獄種子爾縱饒彌勒下生當得頭來
身已陷鐵圍百刑之痛非一朝一夕也若今爲之者
或百或千至于萬計形服而已篤論其中何有哉所
謂鷙翰而鳳鳴也碌碌之石非玉也蕭敷艾榮非雪
山忍草也國家度僧本爲祈福今反責以丁錢示民
於僧不然使吾徒不足待之之至也只如前日育王
璉永安嵩龍井淨靈芝照一狐之翼皆餘千羊之皮
何足道哉於戲佛海穢滓未有今日之甚也可與智
者道難與俗人言

梵光法主嘉禾人棄家爲神悟法師梵光解行兼備爲法
檀度晚住北禪嘗乞食於市或告止之梵光曰先佛遺
規末世當行非讒事也梵光持身御衆悉有律度故其
法席典刑冠於西浙嘗訓其徒曰十二時中四威儀
內皆有受用法門若不研心體究如說而行舉動皆
成魔業且展鉢時曠野鬼神嘗受飢虛聞比丘擊鉢

聲益增飢火其苦愈重故佛有誡須令身心寂靜然後受食施之故清規有棄鉢水祝祝曰唵摩休羅細娑訶古文單傳心印者猶徇細行況吾相兼毗尼之教者乎汝澡浴時尤不可忽昔有比丘因[illegible]戲笑不修正念後感沸湯相潑之報故先聖令繫心觀察常發願語我今澡浴身體當願衆生身心無垢内外光潔舉此二條餘事皆念汝等日用得不競競業業退步省思善用心矣 通行錄

慈雲式法師云予與四明法智爲友四十餘年及終不得一哭於寢門之下嗟嘆之不足乃詠歌之句云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覽諸無謂吾厚於所知薄於所不知但見其解行有卓卓出人之異寄極言以暢所懷異者何也一家教部毗陵師所未記者悉記之四三昧人所難行者悉行之雖寒暑相代脅不至席六十有九而終其疾且頓而行道講訓無所間然門徒請宴不從及死舍利莫知其幾噫非知之艱行之爲艱也

龍湖聞禪師唐僖宗太子眉目風骨清眞如畫僖宗鍾愛之然以其無經世意百計陶寫終不回唯慕霜華之風夢寐想見中和元年天下大亂遂斷髮逸遊

人無知者造石霜諸禪師諸與語嘆曰汝乗願力生
帝王家脫身從我眞火中來暮至夜聞入室懇曰祖
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諸曰勿謗祖師聞曰天下宗
旨盛大豈妄爲之邪諸曰待按山點頭即向汝道聞
即日辭去至邵武城外見山鬱然深秀遂撥草而進
見一苦行隱其中欣然讓其廬曰上人當興此長揖
而去不知所之聞遂憩止十餘年一日有老人謁曰
我非人龍也以行雨不職上天有罰頼道力可脫於
是化爲小蛇縁入袖中至夜風雷挾坐撼山岳震搖
而聞危坐自若平明開霽蛇墮地而去頃有老人謝

曰非大士之力爲血腥穢此山矣念無以報厚德當
穴巖下爲泉他日衆多乏水今所以延師也泉今爲
湖因以名焉寺記碑

伏錫巳禪師與浮山遠公遊嘗卓庵廬山佛手巖後
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虎豹在前以定力故曾無
懼色嘗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寞雲中一箇人爾後
道俗聞風而慕往山四十餘年脩然無毫髮之儲冬
夏一布衲唯以創業爲任經營積累作成禪林凡衆
之宜有者大備之獨不營丈室而與衆共處蓋師不
以私室宴安爲意也有知事蘊躬伺師遠出潛爲建

五緣上ハ
一持戒清淨
二閑居靜處
三衣食具足
四息諸緣務
五近禪知識

之達觀穎禪師時主雲竇聞之嘆曰若非本色宗匠不能有其良輔非良輔無以尊道師之德介 依錫寺觀碑

辯才淨法師杭之於潜人生而左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滅父嘆曰是宿世沙門無奪其願長當事佛及師之終實八十有一殆其筭也出家後凡見法坐輙曰吾願登此說法度人首謁慈雲日夜勤力學與行進不數年爲其高第慈雲沒復事明智韶晉講止觀至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師聞之悟曰今日乃知色聲香味本具第一義諦由此遇物中無疑矣時沈公遘守杭以謂觀音道場講懺爲佛事非禪那所居乃命師以教易禪師至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一十四年有利其實者迫而逐之師欣然舍去不以爲恨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黽然而還如不得已衆復大集淸獻趙公與師爲世外友見之而讃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復留二年一日告衆曰吾祖智者聖人也猶以急於化人害於已行位止鐵輪而證止五品況吾凡夫也

勉交

哉謝去迯於南山龍井之上以茅竹自覆閉門宴坐
寂然終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正波定如古澗水
故人以訥名之師嚴於持律講說不輟晝夜嘗白兎
神感德不具畏人晝說或不得至此夜人靜庶幾能
聽嘗焚指供佛左三右二僅能以執其徒有欲効者
輒禁之曰如我乃可東坡一日謂曰北山如師道行
者有幾師曰僧人竊行者多非元淨所能測之　龍井
辯碑

芙蓉楷禪師示衆曰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今欲
略効古人爲住持體例共報佛恩與諸人議定更不
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
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增減可以
備飯則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
新到相見茶湯而已務要省緣專一辦道雖然如是
更在諸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爾不得諸仁者還
見古人偈麽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齏喫則從君喫
不喫任東西　語録

智者顗禪師示衆舉古德住山每令執爨者煑粥一
日爨者觀火燒薪念念就盡無常遷逝復速於是即
於竈前寂然入定數日方起往上坐所具陳所證叙

法轉深上坐曰汝前所言皆我境界今所説者非我所知勿復言也遂問汝得宿命否答曰薄知又問何罪爲賊何福致悟答曰往世曾住此山因有客棄餕飧少菜由此譴責今爲衆奴前習未忘故易悟 國清百録

大智律師比丘正名曰梵語苾芻華言乞士内則乞法以治性外則乞食以資身父母人之至親最先割捨鬚髮人之所重盡以削除富溢七珍棄之况同草芥貴尊一品眡之何啻煙雲極厭無常深窮有本欲高其志必降其身執錫有類於枯藤擎鉢何殊於破器有被壞服即是弊袍鋼甲絡囊便同席袋清淨活命已沾八正道中儉約修身即類四依行内九州四海都爲遊處之方樹下冢間悉是栖遲之處攀三乘之逸駕蹈諸佛之遺蹤禀聖教以無違眞佛弟子遇世緣而不易實大丈夫可以戰退魔軍摧開塵網受萬金之勝供諒亦堪銷爲四生之福田信非虚記乞士之義斯之謂歟 芝園集

靈源清禪師門榜其略曰惟清名曰住持實同客寄但以領徒弘法仰助教風爲職事介若其常住所管財物既非己有理不得專一委知事僧徒分局主執

明依公私合用支破惟清止同衆僧齋襯隨身鉢盂任縁去住而已伏想四方君子來者所須顧寢食祇接之餘別難供儀蓋以彼所管者廿法則屬宮物佛教則爲衆財偷衆財盜官物以買悅人情而取安已有實非素志之所敢當預具白聞冀垂恕察 石刻在天童

侍郎張九成居士蚤業進士之暇篤志釋典謁靈隱明禪師扣宗要明日正當磨礱器業奮發功名詎能究死生事乎公白先儒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然世出世之法初無有二先朝名公由禪門得道者不知其幾曾何儒釋之異師既爲斯道主盟安用設詞拒我邪明嘉其誠勉應之曰此事須念念不捨久久緣熟時節到來自然契悟復令看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久無所入謁胡文定公咨盡心行己之道胡告以將語孟談仁義處類作一處看則要在其中公稟受其語造次不忘一夕如廁諦思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正沉默間忽聞蛙鳴不覺舉庭前柏樹子驀有省頌曰春天夜月一聲蛙撞破虛空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公偶見妙喜題像云黒漆麁竹篦佛來也一棒由冥頑

閬擊

見甚力公畢還朝遷至禮部侍郎聞妙喜入城留
不值妙喜報謁寒温外無別言歸謂參徒曰張侍郎
有箇得處其徒曰聞相見不曾說著禪字胡爲知之
妙喜曰要我眼作甚麽公奉祠得請詣徑山問格物
之旨妙喜曰公只知有格物而不知物格公罔措徐
曰豈無方便妙喜曰不見小說載唐人與安祿謀爲
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
令侍臣以劍擊其首其人在陝西首忽墮地公聞之
恍如夢覺題于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
兩箇五百公從是參道得法自在曠然無惑嘗感歎

與繙

曰凡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無不豁然四達如千門
萬戶不消一踏而開或與之聯輿與接席登高山之上
或緩步徐行深水之中非出常情之流莫能知吾二
人落處九成了末後大事實出徑山老人而此瓣香
不敢孤負公貶南安一十四年播釋典解儒書至有
衲子經過必勘驗爲禪悅之樂未嘗以得失芥蔕而
識者莫不高其風服其達公有書答中丞何伯壽略
曰九成與徑山往還太熟抑亦有由按諸故事裴公
美之師黃蘗韓退之之師大顛李習之之師藥山白
樂天之師鳥窠楊大年之師廣慧李和文之師慈明

東坡之師照覺山谷之師晦堂無盡之師兜率抑豈
與夫老嫗頭陁念南無洗厠籌等邪徑山心地一死
生窮物理至於倜儻好義有士夫難及者夭日底上
安可誣也若好交名士欲以吾儕取重於世者此盜
賊之所爲尒而謂斯人爲之乎既蒙警誨自當稟承
蓋疑千心非平昔受知門下輙倒智中盡布左右惟
高明察之公北還至贛州妙喜亦從梅陽來聯舟東
下妙喜日提宗要公退謂諸參徒曰今日不是丸成
老和尚安肯傾倒禪河使諸公得與聞乎公鎮永嘉
處光孝禪席以函翰至福唐西禪淨禪師曰佛法離

披久矣自徑山老人移嶺外學徒無歸今朝廷清明
老人北還是有興隆之期而丸成於此道實曾推著
故於此間欲求一二明公大家率倡以警昏瞽正欲
吾師慧然當吾之請或以謂西禪亘光孝薄淨必不
來爲此說者是以俗情待左右矣然吾以此卜佛法
興替如吾師有意興之大家出半臂力不勝幸甚公
之推誠衛法備見於此 聞道傳

和庵主姑蘇人也性高潔與世邈然嘗遊湖湘祝髮
亘過時交禪師亦預席和見其沉厚不語終夜危坐
心竒之和顧問曰子萬里殊塗何孤飛邪交曰昔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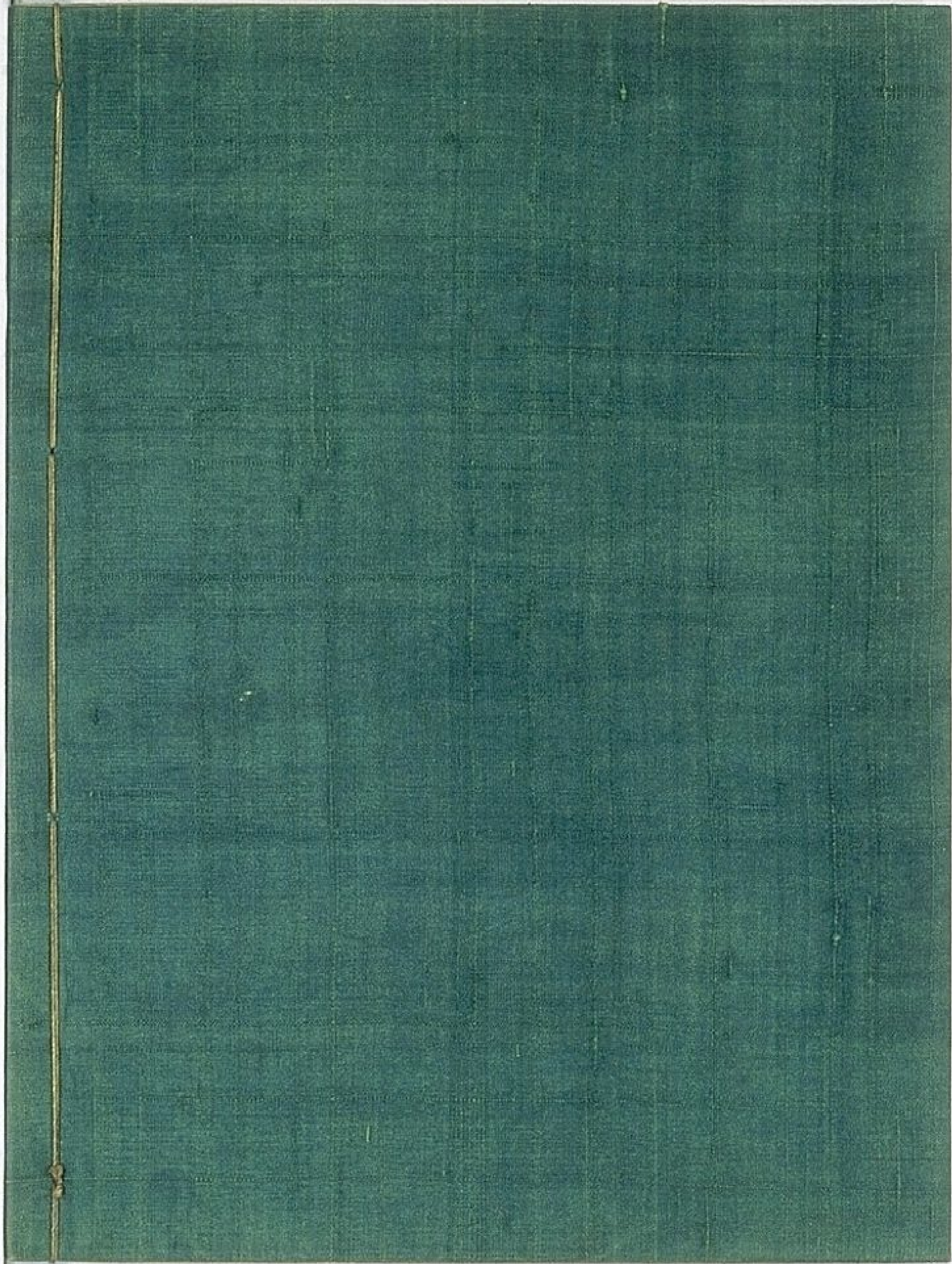
一二今絶之和曰何爲絶之文曰一者以拾遺之金
施於衆予曰學道人既此當如糞土則可子能拾以
施人是未忘利二者有毋貪病業之而學道子何學
道雖超過佛祖不孝亦奚爲哉不孝爲利者皆非吾
友也和敬其賢遂與之遊和誓曰我二人効隱山龍
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目視雲漢爲世外之人毋墮
流俗文遂與盟住天童往訪之和不顧正言陳故異
闢書堂爲庵獨居二十年翛然無長物唯二虎侍右
嘗有言曰竹筧二三升野水窓間七五片閑雲道人
活計只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　書巖記

守仙大和尚手澤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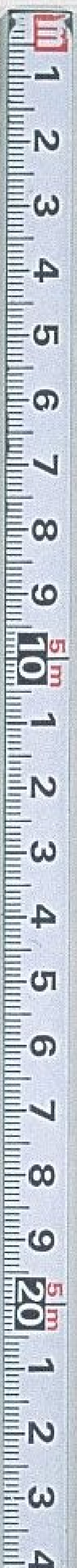
人天寶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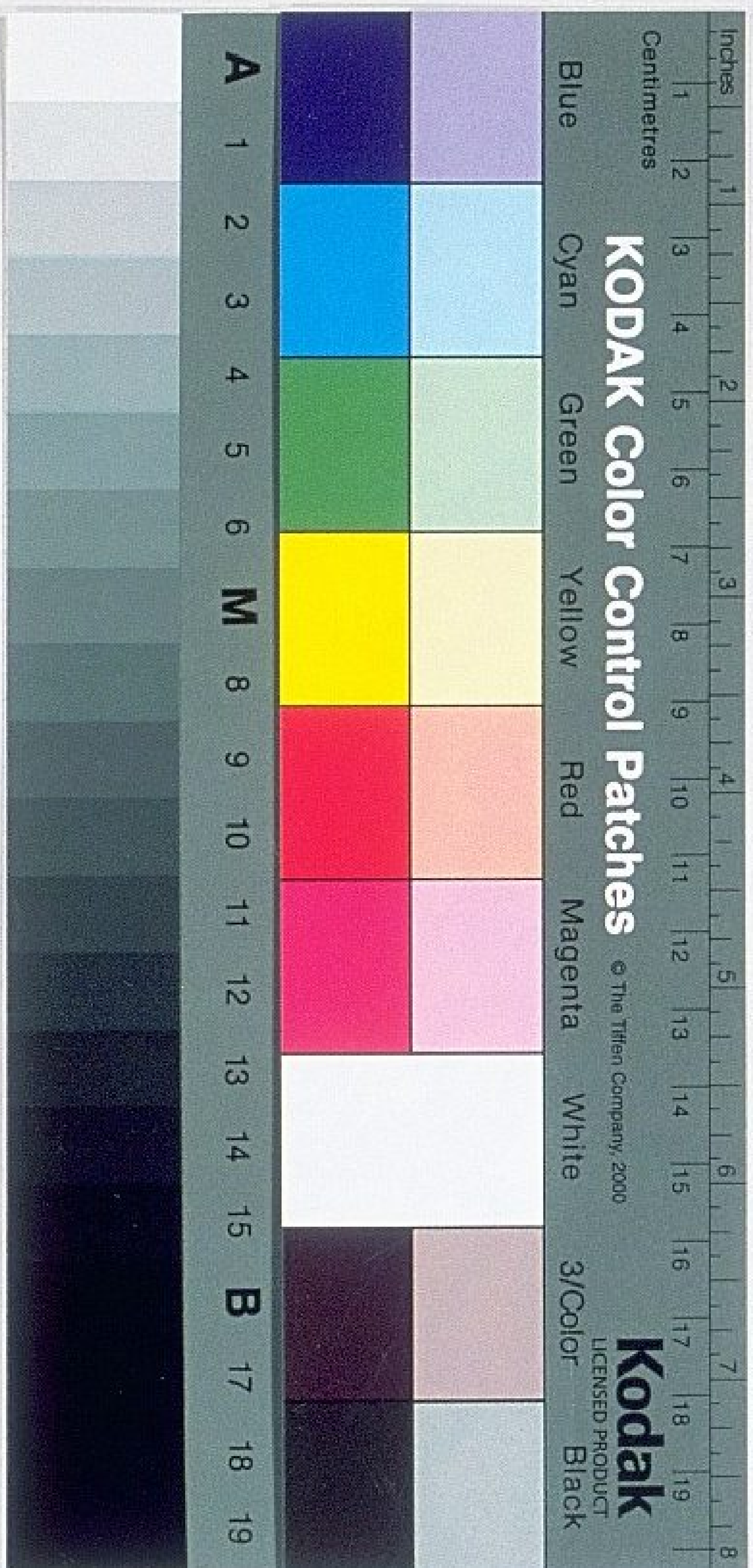
全四冊

永正年間









t028

曹山章禪師泉州人得祕旨於洞山价和尚初受請止撫之曹山道法大振學者雲委僧問國內按劒者是誰山云曹山僧云擬殺何人山曰但有一切總殺曰忽逢本父母作麼生山曰揀甚麼曰爭奈自己何山曰誰奈我何曰為什麼不殺曰勿下手處復有紙衣道者自洞山來章問如何是紙衣下事曰一裘才掛體萬事悉皆如章曰如何是紙衣下用道者近前叉手脫去章笑曰汝只解恁麼去且不解恁麼來僧忽開眼曰一靈眞性不假胞胎時如何章曰未是妙僧曰如何是妙曰不借借其僧下堂中而化時洪州

鍾式屢請不起但書大梅山居一首答之天復辛酉季夏夜問知事今日是幾對曰六月十五章曰平生行脚只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吾行脚矣及時焚香告寂 僧寶傳

法雲秀禪師秦州人前生與魯和尚厚善一日謂曰我死後相尋我於竹鋪坡前其家生兒往視之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出家生有異相軒昂萬僧中凜然如畫嘗以怒罵爲佛事時司馬温公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欲經營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非從佛法中來何由致此而一旦遽忘佛囑乎公意回又李伯時工畫馬不減韓幹秀呵之曰汝士大夫以畫名况畫馬乎期人誇以爲得妙他日妙入馬腹中矣伯時於是絶筆文魯直好作艷詞人爭傳之秀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魯直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邪秀曰汝以艷語淫動天下人心不止馬腹正恐墮泥犁中 語錄

孤山圓法師以奇才奧學冥贊經論盈於千萬高卧西湖之濱權勢不得屈貴驕不得傲世俗不得友是時文穆王公至錢塘郡僧悉迎關外慈雲遣邀孤山同往圓以疾辭笑謂使者曰爲我致意慈雲錢塘駐

却一僧子聞者數美圓毎多脾疾牀上敷筆硯半起
半臥著述不倦一日告衆曰吾年四十有九已知征
世不久若死毋擇地厚葬以加罪我也汝宜陶器合
而葬之及終自屬祭語云謹以湖山雲月之奠祭于
中庸子之靈汝本法界之元常實圓之妙性尚
無動靜之朕兮豈有去來之跡兮洎乎七竅鑿而混
沌死兮六根分而精明散兮遂使汝見自心而與外
境異兮就生存與死滅兩兮擾擾乎不可止也昏昏
乎不可覺也吾嘗欲復混沌歸精明兮乃於非汝法
中假作汝説曰非汝尚無汝法豈有哉汝中庸子亦
以微領其旨汝既受於汝生必當受於汝死故吾託
汝軀有汝病口占汝詞使汝弟子執汝筆成汝文以
預祭汝汝中庸子且欲令無窮人知諸法如汝也夫
如是則如汝三昧在焉嗚呼三昧亦汝也尚享趺坐
而逝　閑居編

東坡曰先妣方娠夢僧至門瘠而眇戴十餘歳時
夢身是僧又子由與眞淨文壽聖聰二師在高安夜
間同叙見戒禪師之夢則戒之後身無疑坡與眞淨
書曰前生既是法契願痛加磨勵使還舊觀坡往金
山值佛印入室印云者裏無端明坐處坡云借師四

大作禪牀印云老僧有一問若答得即與四大爲禪
牀若答不得請留下玉帶坡即解腰間玉帶置案上
云請師問印云老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端明向甚
處坐坡無語印召侍者留下玉帶永鎮山門印以衲
裙酬之坡賦二絶句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
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裴相國衣袖裙乞食閨房中）換得雲山
舊衲衣又曰此帶閲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
袍錯落渾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唐則天賜錦袍玉帶與萬回和尚）
（注坡詩）

奘三藏法師年二十七往西域求法自秦蘭涼三州
而行至瓜州出玉門關關外有候望者居之漸至沙
河惡鬼異類不可勝數始念觀音猶未遠去及誦心
經發聲皆散至兢伽河畔遇群賊賊相謂曰此沙門
形皃端美若以祭神得非吉也令上壇欲揮刀法師
語曰吾已知不免願待少時令我安心取滅師乃想
念慈氏願得生彼聞諸妙法成就通慧還來下生先
度此人令修勝行想念未畢驚雷掣電飄風折木賊
大懼謝罪而散（本傳）

栢國裴休河東人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黃蘗山
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公入寺因觀壁畫乃問

主事是何圖相答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答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命至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詞今請上人代酬一語運曰請相公問舉前問運朗聲曰裴休公應諾運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公曰吾師眞善知識示人剋的若是何汨沒於此邪自是申弟子禮復請住黄檗公既通徹祖心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黄檗之門 傳燈

劉遺民名程之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祖考爲晉顯官事母以孝聞丞相桓玄太尉謝安嘉其賢欲薦於朝公辭之謁廬山遠公歇後雷次宗周續之同來棲遯遠曰諸公之來盍爲淨土之游乎遂命公作誓辭以識盛事社賢百餘人十八人爲最公又拔乎其萃者公凡念佛時見彌陀佛身紫金色以臨其室公愧幸悲泣曰安得如來爲我手摩其頭衣覆其體乎俄而佛爲摩頂且引袈裟以覆之他日又見身入七寶大池其池蓮華青白相間其水澄澈無有畔岸中有一人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公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公曰此吾淨土之縁至矣誰

爲六和之衆與餞證邪少頃緇徒咸集公對尊像爇
香再拜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能知有阿弥陀佛此
香先當供養釋迦如來次供阿弥陀佛至於十方佛
菩薩衆願今一切有情俱生淨土願畢乃三扣齒長
跪而卒　廬山集

王日休居士龍舒人性行端靖少補國學織數曰西
方之歸爲究竟尓從是布衣蔬食日課千拜以嚴淨
報或曰公既志念純一復何事苦行邪答曰經不云
乎非少福德因縁得生彼國若不専心苦到安能決
定往生居士在家持戒甚嚴坐必宴寢卧必冠帶面

目突有光望之者信其爲有道之士也居士將順
世徧別親故且勉進淨業至夜厲聲稱佛名倡言佛
來接我屹然立化　怡雲井鼎允迪記

静上坐初參玄沙得旨後居天台三十餘年不下山
慱綜三學操行孤立禪者問曰坐時心念紛飛願師
示誨静曰汝當心念紛飛時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
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
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縁之境亦寂寂而
非寂者盖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盖無所照之
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道士吳契初號之朱陽人爲河清令以部使者所劾
隱于嵩山尋遇石泰先生契問曰虛無之道可得聞
乎石曰先覺有五無漏法眼不視魂在肝耳不聞精
在腎舌不聲神在心鼻不香魄在肺四肢不動意在
脾五者相與混融化爲一氣聚于三關名曰鉛汞但
身中求之不必求於他也契稟受訣久之功成偶遊
西岳邂逅紫陽先生謂曰子之所得固可佳若不明
性道徒勞無益契曰子能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
元宮對境無心如如不動復何性道之說邪紫陽以
圓覺經示之曰此是釋氏心宗宜熟味之他日知所

趣嚮信吾不食言也契乃信受一日誦至由寂靜故
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儼感歎曰
從前閉門作活今日掉臂行大道由是徧歷禪會洛
決之後謁單州東禪悟和尚契問曰佛性堂堂顯見
住相有情難見若悟本來無我我面何如佛面學人
悟則悟已爲甚不見佛面東禪拈拄杖打出契方開
門豁然有頌曰驀然覷破祖師機開眼還同合眼
時從此聖凡俱與盡大千元不隔毫釐 仙苑遺事

大隋真禪師梓州鹽亭王氏子族本簪纓妙齡夙悟
決志尋師遂禮下見藥山道吾次謁大溈服勤衆務

食不至充口不求暖清苦錄行履操不羣大潙常器
之潙一日問曰子在此不曾問一轉話真曰教某甲
向甚麼處下口潙云何不道如何是佛真便作手搶
潙山口潙歎曰子真得其髓矣尒後舉旋西蜀嘗
於要濟煎茶普施三年偶遊後山見一古院號大隋
山中有一樹圍四丈餘南開一門不假斤斧宛成一
庵師乃居之時人目曰木禪庵獨居十餘年聲聞遐
著蜀王三召不從慕師孤風無由一見遣內侍齎師
號寺額等賜師不受凡三度送至師確意却之王再
遣使出勑云此回禪師準前不受當誅鄉也使者再

往懇拜云禪師若更不受某必受戮師乃受之師示
衆曰老僧不為名利來此須要得箇人不可青山白
雲中趁爾是非將來之世捨一報身草也無嬰諸禪
德老僧行脚時到諸方多是一千少是三百衆在其
中經冬過夏未省時中空過向潙山會裏做飯七年
洞山會中做柴頭三年重處即便先去只是了得自
已時中干他人甚麼事如諸佛菩薩皆是積劫勤苦
方得成就似諸闍梨還會捨得甚麼身命作得甚麼
勤苦便道我會出世間法世間法尚不會過些子境
界便自張眉努目消容不得說什解脫法長連牀上

坐不搖十指喫他信施了合眼合口言道我修行感果如是非獨謾自己亦謾諸聖既在三衣下直須親近知識了辦大事不可又入輪回六趣去也若是得自在底人論甚麼鑊湯爐炭驢胎馬腹於中如喫美食相似若未得如是便實受此報一失人身再求欲似今日萬中無一不見古德問僧何者爲最苦僧云受地獄者爲最苦古德云此未是苦出家不明理爲最苦今古人恁麼說話血滴滴地當自銘心時時警策莫令後悔 語錄

廣慧璉禪師示衆多勸人踈財利薄口體又云若欲

取

學道先須貧苦鍊行若不介者欲得道成無有是處及璉示寂召衆曰老僧尋常只教爾踈財利薄口體道業無有不辦何故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一切垢染皆因口體而起老僧一生不蓄財不別衆食非爲老僧分外底事乃佛有戒辭親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爲法去世資財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此是佛之明訓安可背違我若要足衣食覓自在何不爲俗隨所住運又何須假佛形服破滅法門作甚麼既爲釋子當行釋行不可道我有福有緣縱意造業帶累師僧父母同入地獄今時有般知識自眼不正

開口欲斷人命根觸著便懷毒虵心行見刹見名如蝎子見盃一般永無放捨者般底也道我會禪會道行棒行喝苦哉汝輩行脚切須著眼珍重言訖而逝

舟峯録

光孝安禪師永嘉人筆氏少莊重不喜喧鬧父異之令出家往台之雲峯結茅而居長坐不卧一食終日不衣繒纊唯壞衲以度寒暑尋謁韶國師師問曰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爾向甚處見老僧安曰今日捉敗和尚師曰是甚麼安掀倒香臺而出師器之安一日閱華嚴至於身無所取於修無所著於法無所住過去已滅未來未至見在空寂到此豁然入定經旬餘方從定起身心爽利頓發玄秘安以華嚴李長者釋論旨趣宏奥因將合經成一百二十卷盛行於世忠懿王嚮師道望命住越之清泰安不樂從務唯宴坐丈室如入大定一日定中見二僧倚殿檻語話有天神擁衛傾聽久之俄有惡鬼唾罵復掃脚跡及詢倚檻僧所以乃初論佛法後談世諦安曰閑論尚尒況主法者擊皷陞堂說無益事邪自是終身未嘗談世故安死闍維舌根不壞柔輭如紅蓮華葉　傳燈　逼行

明教萬禪師藤州人得度後嘗戴觀音像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不學而能得法洞山聰公慶曆間至錢塘樂湖山税駕焉所居一室翛然無長物清坐終日非修潔行誼者不可造也師之道如學者器近不能曉悟師亦不少低其韻撫循其機歎曰安能負鑿以就方枘聞之聖賢所爲得志則行其道否則言而已言之行由是爲萬世法使天下學者識度修明遠邪林游正途奚必目擊受之謂己之出邪即閉關著書書成携之京因内翰王公素獻之　仁宗
上讀至臣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
又爲書先焉

歎愛其誠旌以明教大師賜其書入藏既送中書時韓魏公琦覽之示歐陽文忠公公方以文章自任以師表天下又以護宗不喜吾道見其文謂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黎明當一識之魏公同往見文忠與語終日遂大喜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尊重之由是名振海内遂買舟東下大覺璉公賦白雲謠以將師之行白雲人間來不染飛埃色遥爍太陽輝萬態情可極嗟嗟輕肥子見擬乖天翼圖南誠有機去當六月息寧知絪縕釆無心任吾適天宇一何寥舒巻非留跡歸老於永安精舍示化荼毗得六根不壞者

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菽嗚呼使其奧奪
之不公辯說之一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於是矣
業 不門行

終南山宣律師初生齊朝名僧護居越之剡縣彌勒
像次生梁名僧祐後生隋名道宣其祖湖州人父為
陳吏部尚書隨駕入長安生于京兆母氏夢月貫懷（月貫ルト夢テ）
而娠又梵僧語其母曰仁所懷者即梁祐律師宜令
出家弘宣佛教及丁髮冠若勵志唯求聖法嘗載寶
函繞塔行道願求舍利降於函中七日果獲感應由
是益精其志日唯一食長坐不臥樂入禪定貞觀四

年在清官寺行般舟定感天龍給侍乏水示以白泉（百日間不横臥行道）（少字恐ハ童字乎）
於安居日嘗發誠禱若坐夏有功願垂異相後庭中
果生芝草師因勞苦發疾天王授以補心藥方因告
師曰今當像末諸惡比丘廣造伽藍不修禪慧亦不
讀誦纔有智者十有一二後在西明寺深夜行道足
跌前階聖者扶足師問是誰答曰北天王之子勅令
侍衛師曰貧道修行無煩太子太子威力自在天竺
有可作佛事者却願致之太子曰我有佛牙長三寸
闊一寸寶之久矣密授與師宜加保護師乃晝藏地
穴夜捧行道人莫得知唯弟子綱律師密見其蹤欲

揚之師曰信根淺薄謂吾妖妄唯我與汝乃可知耳
師與天神往來甚衆嘗問靈蹤輒隨問隨録集爲
感通傳記乾封二年春二月有神告曰師將報盡當
生彌勒内宮并留香一裹此天上菻林之香帝釋所
送者是年冬十月有三日空中天樂花香迎請而逝
別傳等記

智者顗禪師姓陳潁川人生有重瞳年十五於長沙
像前誓求出家於禮佛時恍然如夢見山臨海山頂
有僧招手曰汝當居此汝當終此既痛精誠愈至年
十八投湘州果願寺法緒出家受具戒精通律藏
兼修禪定時慧思禪師武津人名行高重遠飡風德
不啻飢渴其地乃陳齊兵刃所衝重法輕生涉險而
往思曰昔日靈山會上同聽法華宿縁所追今復來
矣即示普賢道場説四安樂行於是昏曉苦到如教
研心于時身於求法貧於資供切柏代香捲簾進月
月没則燎之以松松盡則繼之以栗經二七日誦法
華至藥王品諸佛同讃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
來到此一句身心豁然入定持因靜發照了法華若
高暉之臨幽谷達諸法相似淸風之遊太虚將證白
師師更開演自心所悟及從師受四夜進功功逾百

年思歎曰非爾莫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
前方便也所發持者法華旋陁羅尼也縱令文字之
師千羣萬衆尋汝之辯不可窮矣於説法人中最爲
第一後爲儀同沈君理請住瓦官未幾謝遣門人曰
昔南岳輪下及始濟江東法鏡屢明心絃數應初瓦
官四十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百餘人共坐二十
人得法又次二百餘人共坐十人得法其後徒衆轉
多得法轉少妨我自行化道可知吾聞天台地記稱
有仙宮若息緣茲嶺啄峯飲澗展平生之願陳太建
七年秋入天台有一老僧引之而進曰師欲造寺山

下有基捨以仰給師曰王如今日草舍尚難況辦寺
乎僧曰今非其時三國成一有大勢力人當起此寺
寺若成國即清當呼爲國清有定光禪師異人也居
山三十載迹晦道明易狎難識有所懸記多皆顯驗
其夕宿定光草庵光曰還憶招手時否及觀所住之
處宛如昔夢因煬帝遣使詔師至石城乃曰吾知命
在此不須進前輟斤絶絃於今日矣聽唱無量壽竟
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
見能改悔者尚復往生況戒慧熏修行道力故實不
唐捐梵音聲相實不誑人智朗請云不審何位歿此

何生誰可宗仰師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爲他損已
只是五品位尒汝問何生者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
來迎我問誰可宗仰者豈不聞波羅提木叉是汝之
師四種三昧是汝明導教汝捨重擔教汝降三毒教
汝治四大教汝解業縛教汝破魔軍教汝調禪味教
汝折慢幢教汝遠邪濟教汝出無爲阬教汝離大悲
難唯此大師可作依止我與汝等因法相遇以法爲
親傳習佛燈是爲眷屬若不尒者非吾徒也言訖如
入禪定 別傳

廬山遠法師生于鴈門賈氏竿請法道安法師因聽
講般若有契師與大尹張秘友善一日謂曰逆境易
打順境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箇忍字不片時便過
若遇順境則諸事順適我意如磁石覩鐵不覺不知
合爲一處無情之物尚尒況全身在塵境中邪後遊
後
廬阜以山水清勝遂安止之刺史桓伊拠東林以居
焉從尒影不出山幾三十年唯以淨土克念于勤初
十餘年澄心系觀三覩聖相而師沉厚不言後二十
年於般若臺從禪定中見彌陀佛身蒲虛空又聞告
言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師
始告其徒曰吾自居此幸得三覩聖相今復再見吾

之往生決矣汝當自勉 塔銘

潙山祐禪師福州人薙髮後往天台國清受戒寒拾預修路曰不久有肉身大士來此求戒師至二人隱於路傍深草中待師過跳出作虎勢哮吼而接師因措寒云自靈山別後五生作人主來今忘之後參百丈一日侍立次丈云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火百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示之師發悟禮謝陳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經曰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令充典坐時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百丈曰長沙西北絕頂乃奇勝之地可容千衆丈曰老僧去之可乎頭陀曰和尚骨人彼是肉山非所宜也丈曰第一坐可乎曰非也丈曰典坐可乎曰眞潙原主人往彼七餘年衆方集師遂往結庵橡栗爲食猴鳥爲作影不出山宴坐終日如是九年偶念曰吾居久矣覓無人到本圖利物獨居何益欲棄庵而去至谷口虎豹虵蟒橫於道路師曰吾若於此有緣汝各散去不然從汝噉之言訖而散於是復回有神見曰此山乃迦葉佛時曾爲蘭若今當復成常護此山蓋受佛記今明年大安領衆輔成法社 寺碑

淨因臻禪師生福之古田得旨諗於淨山遠公後謁
淨因璉公命首衆及璉歸吳以臻嗣席 神宗嘗
詔至慶壽宮設高坐洛人問答左右上下得未曾有
臻爲人純厚渠渠請退似不能言者及其辯說縱横
無礙奉身至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嘗有太史題其
像曰老虎無齒卧龍不吟千林月黒六合雲陰遠山
作眉紅杏順嫁與春風不用媒老婆三五少年日也
解東塗西抹來 隱山集
證悟智法師台之林氏子少聰敏書過目成誦雖醫
方卜筮亦皆通曉一日遊講舍聞說觀經頌聽良久

歎曰落日之處吾有故鄉今聞此若得家書於是祝
髮參勤祖教依白蓮僊法師問具變之道僊指燈籠
曰離性絶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
同變則在焉智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至知法常無
性佛種從縁起意遂豁然契悟僊見之曰且喜大事
決了法華止觀此爲喉襟汝能省悟誠造微入妙自
是游心昭曠多以此示人每涉五日始一寢餘則洒
泳道要惟恐不及一坐東山二十四年兩山學徒與
之論辯無敢當者師嘗患後進囿名相膠筆録或者
至以一宗之傳爲文字之學異宗鄙之殊不領略因

勉其徒曰豈不思吾佛云是真精進只者一句便有
向上機緣何不覩面激揚斯事乎後被命上竺時丞
相奏公問止觀一法邪二法邪師曰一法也譬之於
水湛而清者止也可鑑鬚髮者觀也水則一耳又猶
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以衆生重昏巨散之病用止觀
之藥救其心性歸爲全一之體俾法界寂然名止寂
而常照名觀若專其所止則何所觀如公垂紳正笏
燕坐廟堂不動干戈中興海宇亦若是而已公喜曰
非師安知佛法之妙 塔銘
東山能行人教觀明白以熏修爲志一入懺室寒暑
不變者四十年由是行人之名聞于江浙能未嘗自
謂修行者則曰智者六時禮佛四時坐禪云修行之
常儀況我何有焉草菴因法師嘗與同修接膝而坐
見其端謹不委不倚或有疾唯數日不食亦不廢禪
誦而疾自愈能爲人剛潔惡聞名利凡得施物即散
於衆毫髮不留所存者唯破衲壞絮而已夏則以篾
束之粱梠冬則取以實囊每入山飼虎虎無害意或
風雨昏夜宴坐丘冢身心安靜無有怖畏院有山神
靈化一方常所交接或香積不給知事必告於能能
即禱之來日施者嘗詣而至僧問其故施者曰昨夜

巡門報云常住空虛特奉供佘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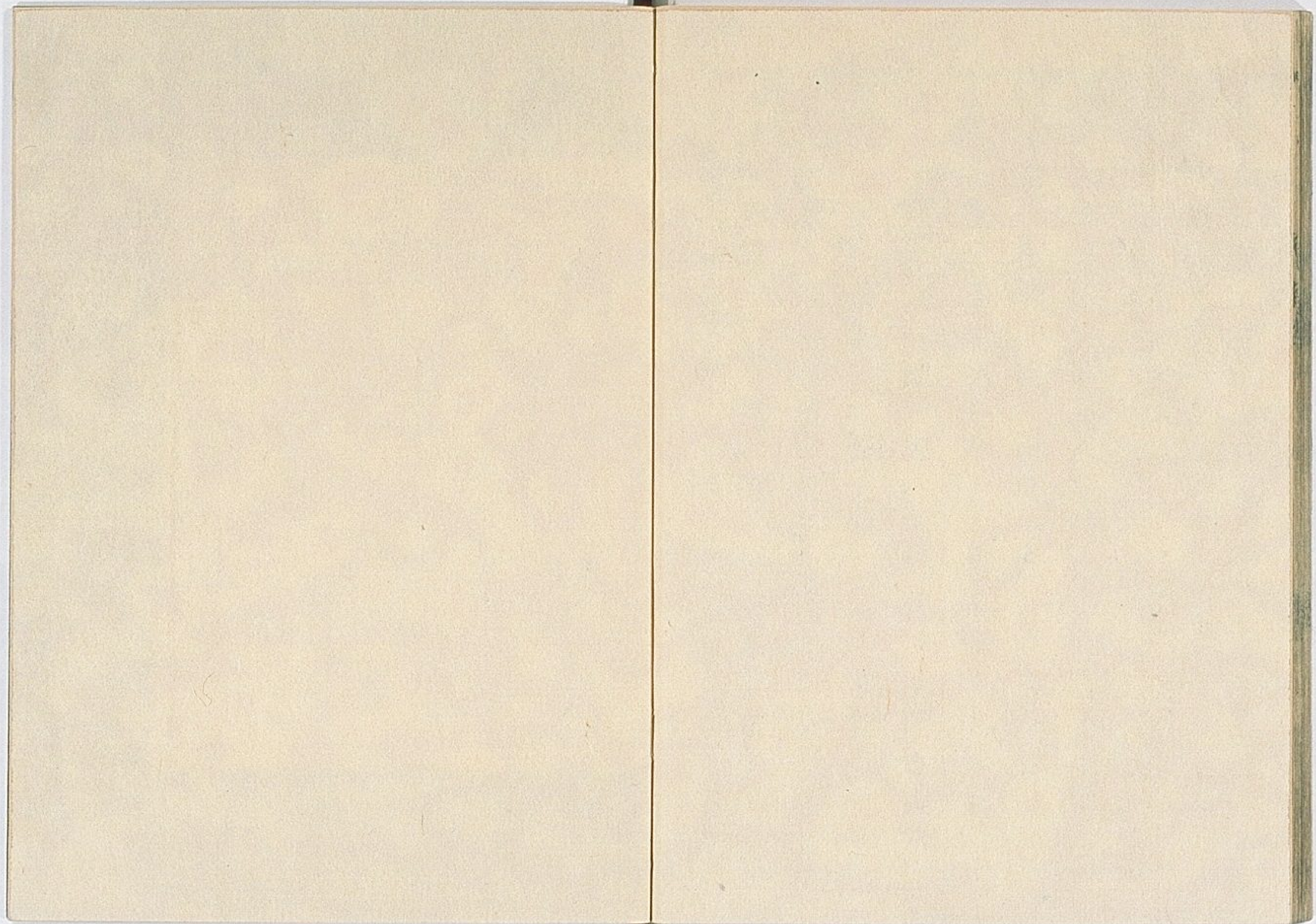
汾陽昭禪師太原人器識沉邃少緣飾有大志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幼孤厭世出家參名宿七十餘人皆妙得其家風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昭歎曰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擇豈緣山水之勝乎後參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見昭曰師意如何象王行處絕狐蹤昭遂大悟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禮拜歸衆時葉縣省和尚作首坐問曰見何道理便佘自肯昭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長沙太守張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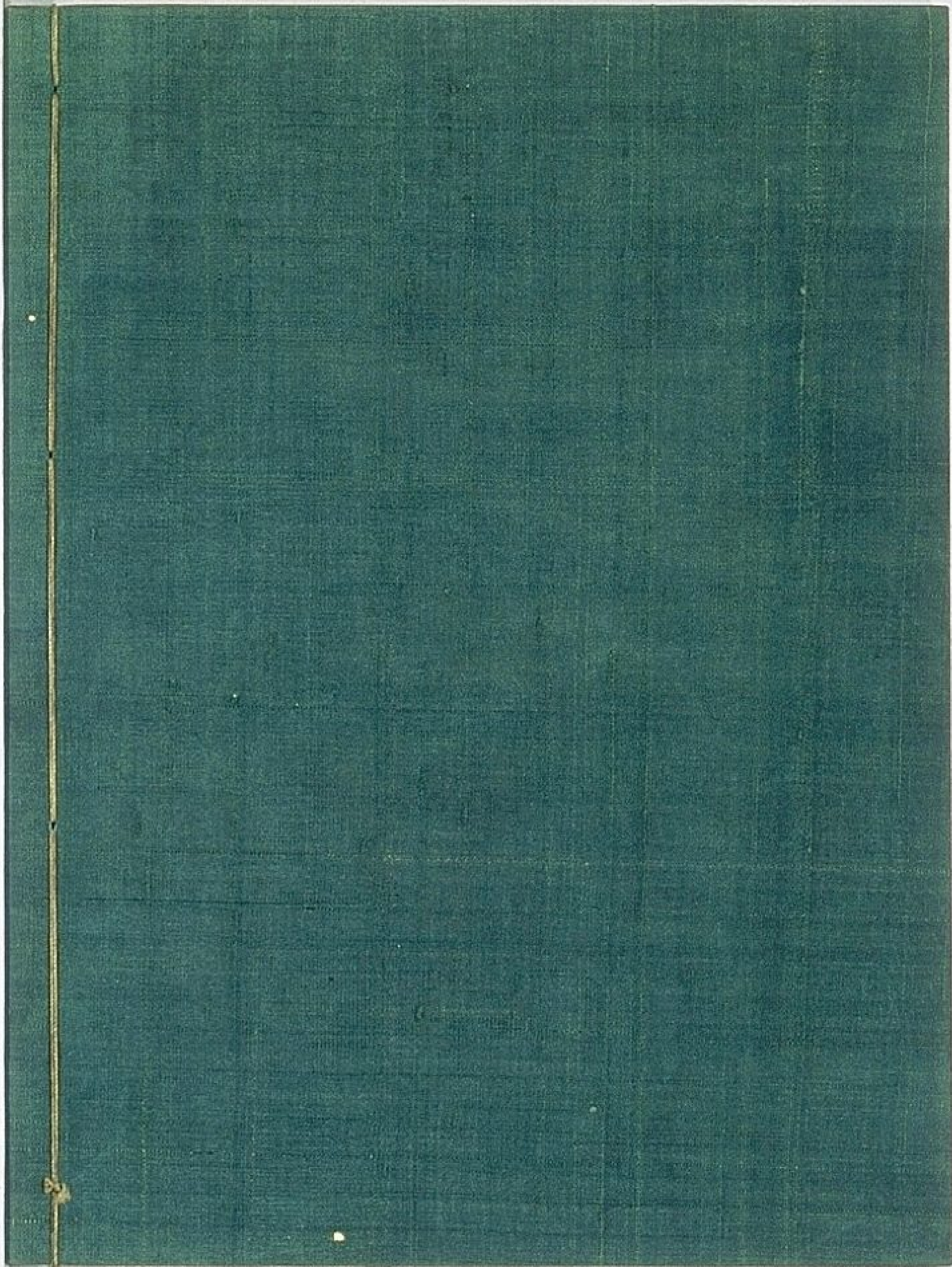
以四名剎請昭擇居昭曰我長行粥飯僧佘傳佛心宗非細職也前後八請堅不答後以太子院迎之聞關高臥石門聰禪師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汝有力荷擔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昭矍然起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影不出山者三十年師以汾州苦寒欲罷夜參感異比丘請法龍德府尹李公以承天迎之使三返不赴使者當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罰師當念之昭曰當先後之何必俱邪昭令備饌且促裝曰吾行矣停箸而化 僧寶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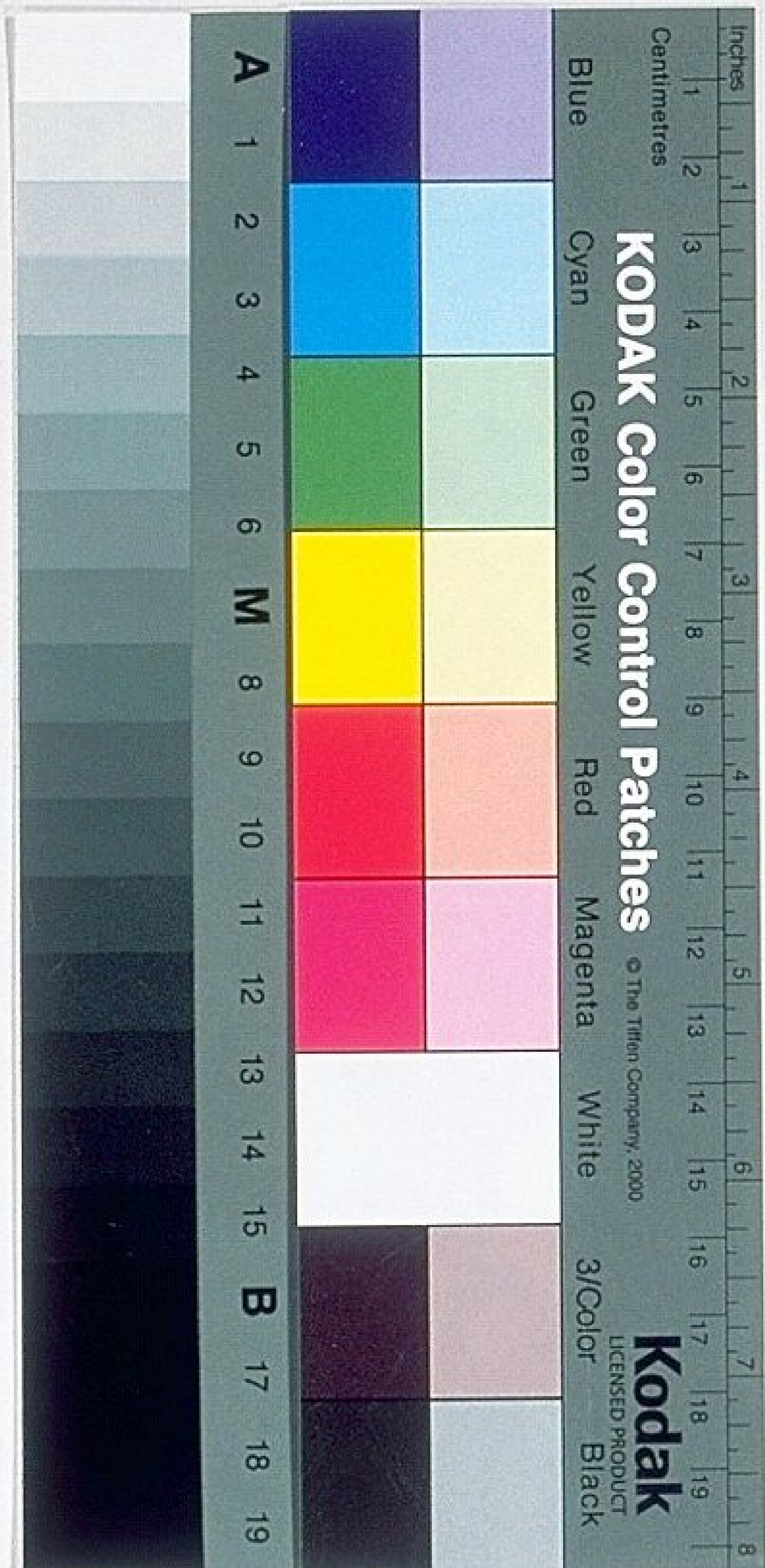
眞人張平叔雅好清虛往丹丘之處遇頂冰貧子出龍馬所負之數遂領厥旨久之功成乃曰吾形雖固而本覺之性曾未之究遂探內典至楞嚴有省著悟眞篇又作禪宗歌頌於中引楞嚴十種仙壽千萬歲不修正覺報盡還生散入諸趣之語又曰爲此道者當心體太虛內外如一端立一塵即成滲漏此不可言傳之妙曉得金剛圓覺二經則金丹之義自明何必分別老釋之異同哉則知平叔乃求出離生死之法必歸依於佛爲究竟尔 群仙珠玉

眞人呂洞賓河陽蒲故人生於唐天寶間世爲顯官累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權乃晉之郎將避亂學養命法將度呂公首以財施之一日呂侍行鍾拾一塊石以藥塗之即成黃金鍾遺之曰前涂將粥之呂問曰此仍壞乎鍾曰五百年壞呂擲之曰他日誤人去鍾復試之以色命呂入山採藥化一小廬有美婦懽迎之曰夫故久矣今遇君子願不我棄婦欲執手而近呂以手托開云毋以革囊穢於我矣言訖其婦不見即鍾離也於是授以金丹之術及天仙劍法遂得遊行自在詩曰朝遊南越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麁三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謁龍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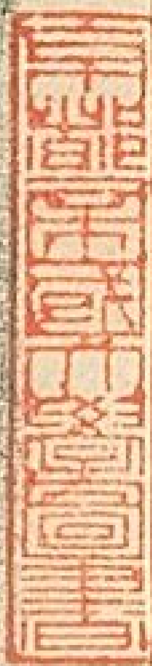
和尚問佛法大意牙與偈曰何事朝愁與暮愁少年
不學老還羞明珠不是驪龍惜自是時人不解求因
過鄂州黄龍山見紫氣盤旋疑有異人所止遂入値
機禪師上堂師知有異人潜跡坐下即厲聲曰衆有
竊法者呂毅然問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内煑
山川且道此旨如何師曰守屍鬼呂曰爭奈囊中有
長生不死藥何師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不
憤而去至夜飛劍脅之師已前知以法衣蒙頭坐
方丈劍遶數匝師以手指之劍即墮地呂謝罪師因
詰曰半升鐺内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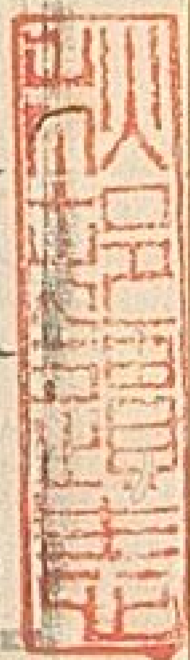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Kodak
LICENSED PRODUCT
Inches
Centimetres
A
M
B
t028

於言下有省乃述偈曰拗却瓢兒碎却琴如今不戀水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





給事馮楫居士少游上庠一日公試以生者德之光論中魁選其文用圓覺經意發明之雖在仕涂不忘佛學徧參名宿居龍門從佛眼經行次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佛眼拊公背曰好聻公於是契入後帥瀘南嘗宴坐有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脅到牀眠之句尤篤意淨業所至作繫念勝會勸發道俗兵興來教藏煨燼不自厚養所得俸給專施藏

經有偈略曰我賦躭痂癖有財貯空屋不作子孫計不爲車馬逝不充玩好用不買聲色娛置雖無南畝片瓦無屋廬所得月俸給唯將贖梵書庶使披閲者咸得入無餘古佛爲半偈尚乃捨全軀是以不惜財開示諸迷徒借問惜財人終日較錙銖無常忽到地寧免生死無紹興二十三年公帥長沙俄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設高坐見客如平時降階望　闕肅拜請漕使攝郡事著僧衣履踞高坐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進道扶護教門遂拈拄杖按膝而化　蒲大聘誌

趙清獻公年四十餘去聲色系心祖道會佛慧泉禪師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泉未嘗容錯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務禪宴忽大雷震驚豁然有契頌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聞之曰趙悦道撞彩耳　梅溪集

仰山寂禪師韶州葉氏子薙髮後夢獲一大珠光彩射人覺曰此是無此心寶我得之當明心地即遊方謁耽源已契玄旨後參溈山遂升堂奧寂問如何是眞佛住處溈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

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寂言下頓悟
暨受密印領衆住王莽山化緣未契至袁州訪仰山
沿流而上有二神迎問曰深山絶險師自何來師曰
吾欲尋一庵地神曰弟子福慶相遇願施此山與師
居止師曰君既施我須具廣大心不見僧過則善受
君施矣神曰諾神遂指集雲峰下曰莫言於此師乃
結茅而居木食澗飲危坐終日未幾二神見曰徒衆
將盛弟子住處不便當易宅至夜風雷暴作移廟于
堵田三十里古塚神像巨松皆往乃會昌三年夏四
月也感異僧乘空而至曰特來東土禮文殊今日却

過小釋迦自是潙仰宗風大振於世師將順寂神求
緒言師曰吾幻泡之身隨緣興謝來時無物去更何
求神曰諸佛滅時天龍請囑願毋違我師以得法之
師潙山祐禪師正月八日忌齋爲囑殆今民人莫敢
違 寺記

道法師西京順昌人宣和語改德士師與林靈素抗
辯邪正愬于朝廷忤旨流道州監防卒曰此去萬里
宣茹葷酒以助色力師曰死乃天命佛禁不可犯卒
敬服師未至竄所前一日郡守夜夢佛像荷枷入
城僚屬亦有同夢者翌日師至太守語人曰彼罪之

僧必異人也未逾月郡人患疾者太半師鑿池祝水飲者咸愈於是一方尊事不啻父師尋令遂便道由長沙避近寂音音以詩遺曰道公膽大過身軀敢逆龍鱗上諫書只欲衲僧肩佛法故甘引頸受誅鋤二年竄逐心無愧萬里歸來皃不枯他日教門綱紀者近聞戰務趍朝趨時公卿大夫謂師有文武才將請加冠冕補官序分領兵權恢復故疆師力辭朝賢知志不可奪奏請賜改國道法濟之號紹興改元宣入 上曰 先帝為妖術所惑廢卿形服朕與卿去其黥涅可乎師曰臣雖蒙 聖恩 先皇罪實不忍毀除 上曰者僧到老僅強許自便紹興三年師與道士劉若謙詣朝廷正祈禱道場所班次其制略曰緣崇寧間林靈素等叨冒資品紊亂朝綱由是道壓佛班自建炎之來所有道士官資已行追毀既無官蔭當遵 祖宗舊制伏望朝廷明降指揮特賜改正頒行天下以正風俗時國政多故仍寢其說至十三年再行整會僧左道右永為定制後因旱魃為虐春旨宣入祈禱師即登坐聲祝且乞四金錯各置鮮鄉敕禳永寧祝即遣四急足放諸江沼急足未回雨已霈然 天顏大悅 塔銘

晦庵光禪師閩之長樂人出嶺謁圓悟佛心諸名宿
會大慧寓廣因光往從之光一日侍行問曰某到者
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
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
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光益疑之入室問曰粥了
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光曰裂破慧
震威喝云爾又來說禪光大悟慧擲拂告衆曰兎毛
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廖快平生在今日孰
云千里賺吾來光以頌呈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
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

錄等

沙門波若高麗人開皇間詣佛隴求智者禪法未幾
即有所證智者謂曰汝於此有緣宜須閑居靜處成
辦妙行今天台華頂去寺六七里是吾昔日頭陀之
所汝可往彼學道進行必有深益勿慮衣食波若遵
訓往彼曉夜行道不曾睡臥影不出山十有六年一
日忽下山告諸友曰波若知命將盡特出山與大衆
別尒即回華頂而卒 天台石刻

丞言陳了翁南劔州人妙年登上第性閑雅與物無
競見人之短未嘗面折但微示意警之而已公初間

雜華頗有所詣及會明智法師扣天台宗旨明智示以止觀上根不思議境以性奪修成無作行忽有契悟晩年謫居海上未嘗有不滿意唯刻念西歸嘗作延慶淨土院記其略曰如來之敘九品以至誠爲上上智者之造十論破疑心之具縛縛解情忘識散智見則彌陁淨境不假他求若臨明鏡自見面像又曰譬如清淨滿月影見諸水月體無二攝流散而等所歸會十方而総于一亦如十鏡環繞中然一燈燈體交參東西莫辨而方有定位西不自西各隨相融境將誰執安以在塵執方之見測度如來無礙之境並

因法師曰一翁言淨土可謂深賾佛祖之壼奥矣（一作探可）

庵錄

石壁寺去杭城二十里走龍山而西窅然入幽谷有溪流巖石之美雖其氣象清淑而世未嘗知之自紹大德請法師居之而其名方播亦地以人而著也者紹畢鐵蟾人同依壽禪師出家通練律部時部國師其道大振靖紹往從之國師見且器之即使往學三觀法於螺溪寂法師於是偕往事寂講求大義居未幾所學已就靖紹復回石壁以會講衆前後五十年守其山林之操未始苟游鄉閭里處身修潔奥中

宿學名僧皆推其高人明教曰出家於辯公學法於辯公見知於郜公三皆奇節異行不測人也天下豈可多得二師皆遇而親炙之假令得一見巳自甚善況因人而得法二師之美多矣 塔表

海月辯都師雲間人生有異父母令入普照出家得法明智智者老命代講八年遂領寺事翰林沈時卿以威猛治杭僧徒見者多懼師獨從容如平日公異之俾涖僧職遷至都僧正時東坡作倅喜其道行高峻發言璀璨嘗序之曰錢塘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夫妄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爲難齊故僧職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巳下而都師總領要略實以行解表衆而已師容止端靖不畜長物有盜夜入其室脫衣與之使從支徑遁去居無何勸於酬酢歸隱草堂但六事隨身而已將順寂先遺言須東坡至方可闔棺四日東坡始至山中見其端坐如生頂尚溫遂作三絕哭之云欲尋遺跡強沾裳本自無生可得亡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生死猶如臂屈伸情鍾我輩一酸辛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欲訪浮雲起滅因無緣卻見夢中身安心好住

王文度此理何須更問人　塔銘

高麗僧統義天棄王位出家問法中國首至四明郡將命延慶明智三學法隣二師為館伴至杭州謁賢律師願從律學照為說戒法令習儀範授以三衣盂鉢錫杖仍有偈曰為汝裁成應法衣更將盂錫助威儀君看宿覺歌中道不是標形虛事持朝廷復詔楊次公館伴所經諸刹迎餞如王臣禮至金山獨佛印牀坐納其大展次公驚問其故印曰義天亦一異國僧介衆姓出家同名釋子安問貴種若屏道隨俗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以元為知大體

僧傳等

天竺悟法師錢塘人每誦呪時身出舍利所供像亦如之天聖三年慈雲欲以智者教觀求入大藏文穆王公擬達天聽悟曰此非常之事小子將助之乃繪千手像誦大悲密語誓曰事果遂當焚此軀未幾公薨悟益加精勵晝夜不廢越歲乃克如志悟遂答前誓薪盡屍在袈裟覆體儼然如生衆咸異之慈雲冊積香木焚乃方壞舍利無數三歲之後信者尚獲慈雲作讚刻石　曰悟也吾徒荷法捐軀其骸赫赫其樂愉愉遠火將滅儼如跏趺逮骨後碎璨若圓珠信古

應有今也則無苦年三十眞哉丈夫 金國

晦堂心禪師初承南禪師遺命領住山縁十有三白於法席正盛時毅然謝事居西園以晦命其堂且曰吾所辭者世務介今欲專行佛法於是牓其門曰告諸禪學要窮此道切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中或是看得因縁自有歡喜入處却來入室吐露待為品評是非深淺如未發明但且歇去道自見前苦苦馳求轉增迷悶此是離言之道要在自肯不由他悟如此發明方名了達無量劫來生死根本若見得離言之道便将類會目前差別因縁以為所得只恐誤認門庭目前光影自不覺知方成剩法到頭只是自謾枉費心力宜乎晝夜克己精誠行住觀察微細審思別無用心自然有箇入路非是朝夕學成事業者也不能如是參詳不如看經禮拜度此殘生亦自勝如亂生謗法若送老之時敢保成箇無事人更無他累其餘入室今去朔望兩度却請訪及 汀江

孝宗皇帝詔徑山主僧寶印於選德殿 上曰三教聖人本同者箇道理印奏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 上曰但聖人所立門戸各別介孔子以中庸設教印曰非中庸之教何以安立世間故華嚴云

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産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上曰今之士大夫學孔氏者多只攻文字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唯釋迦老子不以文字教人但直指心源開示衆生各令悟入此爲殊勝卬曰非獨今之學者不見夫子之道當時十哲如顏子號爲具體盡其平生力量只道得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著而夫子分明八字打開與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而觀夫子未嘗回避諸弟子而諸弟子自蹉過也昔張商英丞相云唯吾學佛然後能知儒　上曰朕意亦謂如此　上又問曰莊老何如人卬云只作得佛門中小乘聲聞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正如莊子所謂形固可使槁木心固可死灰於是稱旨　奏對録

可久高僧錢塘人徧游講肆深得天台旨趣後居祥符喜爲古律造於平惔清苦東坡以詩老呼之坡因元宵同僚屬觀燈坡獨往謁之見其寂然宴坐作絶句云門前歌鼓鬧紛紛一室蕭然冷欲冰不把琉璃閑照物始知無盡本非燈　久律己甚嚴長坐一食四

威儀中法服未嘗去體儉約自持一布衲終身不易或絶粮辟穀宴坐而已晩居西湖之濵翛然一榻不留餘物隨外唯紅蕉數本翠竹數百竿自號蕭蕭堂將卒語人曰吾死蕉竹亦死後如其言　怡雲集

楊次公云大願聖人從淨土來實無來深心凡夫從淨土去去實無去彼不來此此不往彼而其聖凡會遇兩得交際蓋弥陀光明如大圓月徧照法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諸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弥陀若能發心念彼佛號即得往生河沙諸佛有同舌之讃十方菩薩有同往之心佛言不信何言可信不生淨土何土可生自棄已靈是誰之咎公臨終時見金臺從空而至即説偈而逝偈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虚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輔道集等

玄沙備禪師福州人姓謝少漁於南臺江上忽棄舟從釋芙蓉布衲食才接氣宴坐終日雪峯呼爲備頭陀再來人也何不徧參去備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峯然之備縛屋玄沙衆相尋而至遂成叢林説法與契經合諸方有要義未明者皆從決之或衆曰佛道閑曠無有途程不在三際豈有昇沉建立

平張不屬造作動即涉塵勞之境靜即沉昏醉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即漫汗佛性何必其塵境如粘木寒灰但臨機應用不失其宜如鏡照像不亂光輝如鳥飛空不雜空色所以道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相譬由壯士展臂不由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到者裏體寂寂常皎皎赤赫爛無邊表圓覺光中不動搖吞爍乾坤迥然照　傳燈

文潞公居洛陽嘗致齋往龍門寺瞻禮聖像一日像忽朽墮公見之略不加敬但瞪視而出傍有僧曰何不作禮公曰像既壞吾將何禮僧曰先聖道譬如官路上私人掘爲像智者知路上凡愚謂像生後時官欲行還將像塡路像本不生滅路亦無新故公聞之有省由是慕道甚力年九十餘晨香夜坐未嘗少廢每日願曰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度諸含識　梅溪雜錄

普首坐自號性空得旨於死心又居華亭好吹鐵笛放曠自樂人莫測之嘗爲偈句開導於世偈曰學道尤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醒醒將軍主將能行令不

動干戈致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閑過聖時未透祖師關戾子也須存意著便宜一日告衆日坐脫立亡不如水葬一省柴燒二免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向青龍江上乘木盆張布帆泛遠而沒 普燈

愚法師嘉禾人棄儒從釋精苦自勵凡三十年加功進行未嘗一日輒廢嘗與道潛則章二師爲友潛能詩近名而章與師韜光鏟彩不求人知唯務已行而章先卒及愚將順世告衆曰吾夢神人告云汝同學僧則章得普賢願行三昧已生淨土彼待汝久焉可遲留於是淨土聖相及諸花樂悉見在前愚即說偈而逝偈曰空裏千花羅網夢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 行業記

東坡曰已飢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令腹空當腹空時即入靜室端坐默念數出入息從一數至十從十數至百數至數百此身兀然此心寂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如是久之一息自住不出不入時覺此息從毛竅中八萬四千雲烝霧起無始已來諸病自除諸障消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尓時不

用壽人指路也大全

靈芝照律師錢塘人幼有夙成年十八以通經得度在沙彌中已爲衆講解習毗尼毎悵然興恨無所師承時處謙法師深得天台之道師見之曰眞吾師也請居坐下風雨寒暑日行數里謙毎講必待師至或後衆以過時爲請謙必曰聽講人未至其愛之若此師欲棄所習而從之謙曰近世律教中微汝他日必爲宗匠當明法華以弘四分吾道不在茲乎師乃博究群宗以律爲本非苟言之貫行蹈之嘗依南山六時致禮晝夜行道持盂乞食衣準大布食不過中一鉢三衣囊無長物凡有祈禱誠達穹昊祈蝗而蝗出境祈雨而雨成霖述古龐公命師禱雨讖未絶口震雷大霆公曰吾家數世不事佛矣今遇吾師不得不歸向也太師史越王題其碑陰曰儒以儒縛律以律縛學者之大病唯師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具足無玷而毎蟬蛻於定慧之表毗尼藏中具法王子故能著書數百歳後直與南山比肩功實倍之嚮使師身不披緇必爲儒宗特立超詣惜哉師沒後二十六年遺馨香不泯朝廷錫號大智律師塔曰戒光以賜謚之寵不及載劉公之文因書于後 塔銘

大慧禪師謂湛堂準和尚指以入道捷徑慧橫機無
讓準訶之曰汝不悟者病在意識領會是爲所知障
矣時逸士李商老參道於準適有言曰道須神悟妙
在心空體之不假於聰明得之頓超於聞見李擊節
曰何必讀四庫書然後爲學哉以故結爲方外友準
示寂慧謁丞相無盡居士請準塔銘公雅以禪學自
許非具大知見無敢登其門慧承顏接詞綽有餘裕
公稱之曰子禪逸格矣慧曰奈自未肯邪公曰若介
見小動可也於是謁圜悟京之天寧因陞坐次舉僧
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有
人問天寧即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慧忽
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在淨顆顆處每入室
悟曰也不易爾得到者箇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
不疑語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絶
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者箇道理始得悟室中嘗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開口便道不是慧一日同客
藥石把筯在手忘了喫食悟笑謂客曰者漢參得黃
楊木禪也慧憤然問曰和尚嘗問五祖和尚有句無
句如藤倚樹祖如何答悟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
就又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祖曰相隨來也慧抗聲

曰我會也從是豁然無有凝礙未幾取道江西邂逅待制韓子蒼劇談儒釋深嘆服之館于書齋半年晨夤相揖外非時不許講行不讓先後坐不問賓主相忘爾汝傾倒緒餘無日無法喜樂也後以丞相張魏公挽住徑山天下衲子靡然從之衆將二萬指慧不不繩以清規容其自律每有禪者徵詰要義或氣論不合諍於大慧之前慧不決巨細例送堂司趁出時維那紹真蜀之義士大慧凡有令下寢而不行甚則令遊山後聞于慧慧大稱之曰非妙喜龍象窟中安得有此悅衆瑩仲温曰蓋師倜儻好義趣識高明性

雖急量寛雖怒罵中實慈衆中有不徇律者一時擯令而行未嘗有傷人害物之意師所以稱之者深有旨矣後人可不爲鑑 正續傳

冶父川禪師蘇之弓級也以宿種故喜聽禪法常參景德謙禪師謙示以趙州狗子無佛性因縁早夜參究從不廢職尉怒笞之忽於杖下大悟玄要謙爲改名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此去能堅起脊梁益加奮勵則其道如川之增若其放怠無足言矣川佩服其訓志願弗移嘗頌金剛經今行於世開法冶父冬至示衆曰羣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唯有

衲僧無底鉢依前盛飯又盛羹 冊峯集

禪者則文殊應真禪師也

德山密禪師會下有一禪者用工甚銳看狗子無佛性話又無所入一日忽見狗頭如日輪之大張口欲食之禪者畏避席而走鄰人問其故禪者具陳遂白德山山曰不必怖矣但痛加精彩待渠開口撞入裏許便了禪者依教坐至中夜狗復見前禪者以頭極力一撞則在函櫃中於是爗然契悟後出世文殊道法大振即真禪師也 梅溪筆錄

文殊應真嗣德山圓密

神照如法師問法智尊者曰如何是經王尊者曰汝爲我主三年庫事却向汝道如敬承其命三年畢如再請曰今當說矣尊者大喚本如一聲忽然契悟頌曰處處逢歸路頭頭是故鄉本來成見事何必待思量 教行錄

樝庵嚴法師試經得度依東山神照照器之曰吾宗得人益不墜矣擢居上首師不特以講說爲尚凡出處語默必與其法相應而後已時法眞閱止觀不思議境師曰萬法唯一心心外無別法心法不可得是名妙三千未幾法眞移東掖及謝事命師繼踵師曰昔智者年未五十已散徒衆四明年至四十長坐不臥吾老矣又何人詎暇住山乎竟不受隱居雲寄爲之

東峯有櫨木一本結庵於傍名曰櫨庵其文曰予私年
六十歸卜草庵庵號養病其中且不以矯激流俗爲
意庵之左有櫨一樹因名焉夫櫨非名果珍也比之
于梨栗豈無愧色然梨以爽故致剋栗以甘故見啖
僮使梨栗有識性而自求於無用之地且不可得彼
櫨者與梓爲類雖香而澁強咬之香不可使腹實澁
不可使口爽縱三尺豎子亦希探焉磊磊在枝有自
得之狀是可佳尒於戲人以智故勞其骨櫨以澁故
安其身智乎澁乎何者爲眞予之不智得與櫨爲師
奉身之具止一小鉢晨晝之餐唯三白如是獨居二

十年閉門宴坐世不可親昵尼條章輕重等護使用
之物細至於廢爨豢有潔觸穢冢自得尊以安養爲
所期一夕夢池中生大蓮華天樂四列師曰此吾淨
土相也後七日果逝　行業等記

昔有一尊宿以道學爲宗教所重晩年被　旨住山
雅爲　聖君賞遇臨終　上震悼詔令宜葬待目奏
曰此僧衣鉢太富見訟有司　上不悅眷禮遂衰少
雲曰惜哉世利能蔽名喪德今豐儲厚斂者爲可不
戒　少雲雜編

古德浴室示衆偈曰從本腥臊假合成皮毛遽膩逐

時生直饒傾海終朝洗洗到驢年不解清身若塵埃
沾尚淺心隨欲境染尤深堪憐舉世忘源者只洗皮
膚不洗心 滿斛盛湯大杓澆檀那更望利相饒後生
若不知來處福似須彌立見銷 湖心石刻
分庵主為道猛烈無食息暇一日倚石闌看狗子話
雨來不覺良久衣濕知是雨尒後因行江干聞階司
喝侍郎來忽然大悟偈云幾年箇事挂胷懷問盡諸
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從是
不規所寓庵居劔門化被嶺表偈語走筆而成作題
像曰面目兇獰語言薄惡癡癡酣酣磊磊落落罵風
罵雨當慈悲是聖是凡難摸索每日橋頭橋尾等箇
人世無主良伯樂一生空過却 隱山
靈源清禪師南州武寧人風神瑩徹好學不倦黃太
史曰清兄好學若飢渴者之嗜飲食依晦堂晝夜參
法至忘寢饍一日晦堂與客語話次清侍立客去久
之清只在舊處立堂呼之曰清兄死了也於是有省
清與佛鑑書曰某兩處住持凡接東山師兄書未嘗
有一句言及世諦其叮嚀委囑在忘軀弘不此道而
已到黃龍得書云今年諸莊皆旱損我總不憂只憂
禪家無眼一夏百餘人入室舉箇趙州狗子話無一

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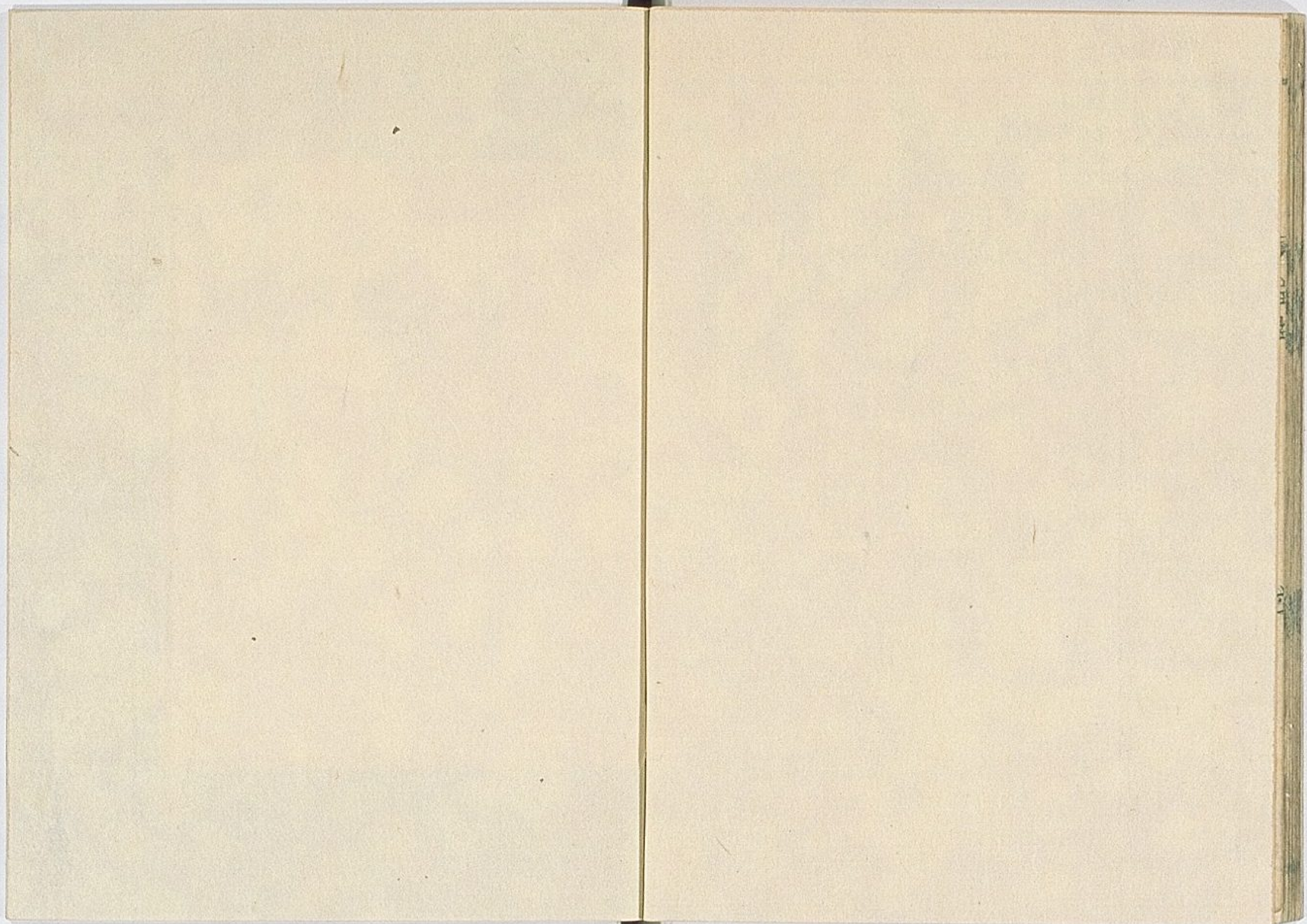
人透得此爲可憂至哉斯言與夫院門不辦悄肖人
嫌責慮聲名不揚恐徒屬不盛者實相遠矣　汀洲等
語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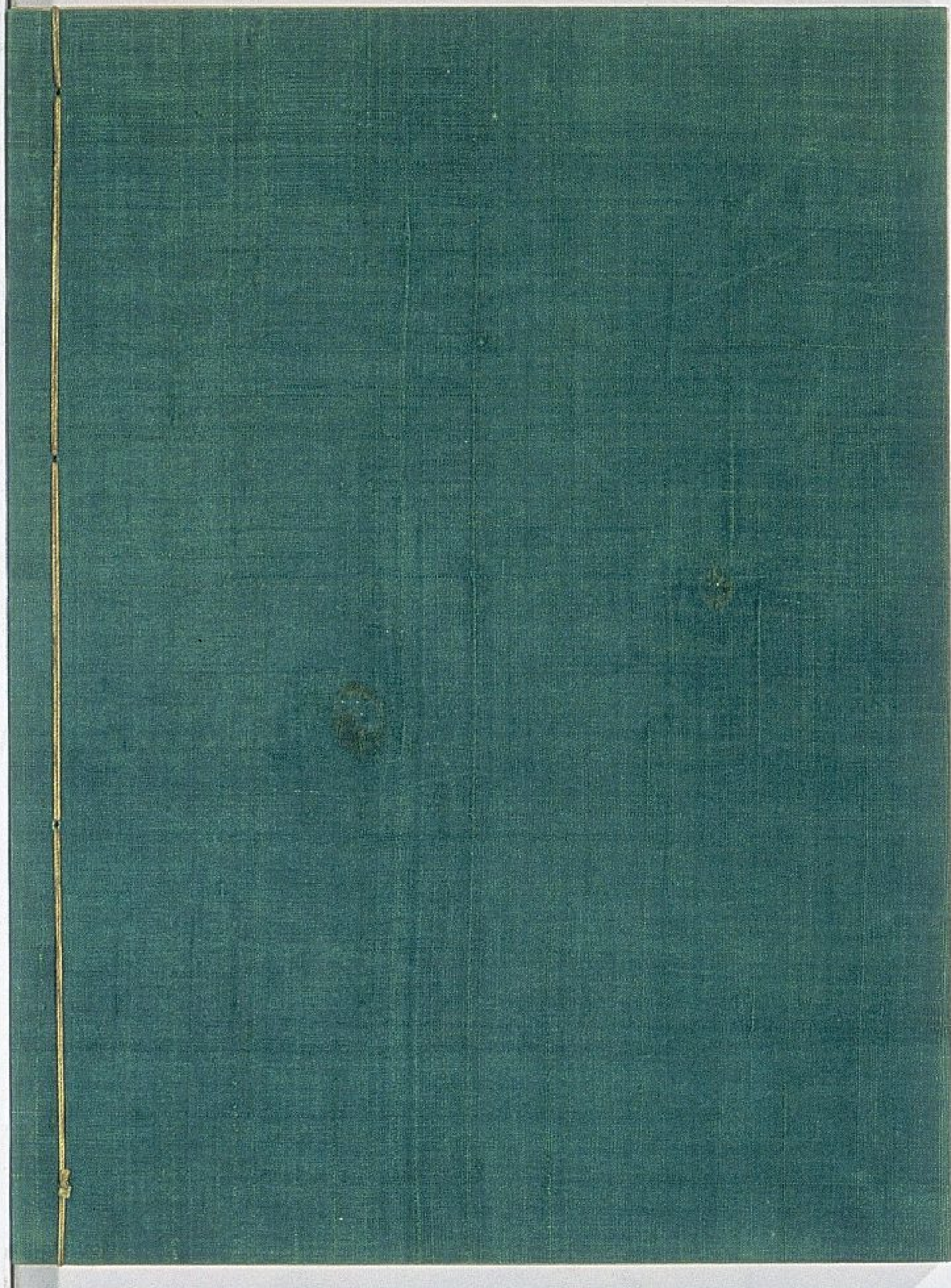
佛燈珣禪師嘗川人久依佛鑑和尚隨衆咨請邈無
所入𢜔歎曰此生若不徹證誓不展被於是四十九
日只靠露柱立地如喪考妣相似偶佛鑑上堂曰森
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即頓悟往見佛鑑鑑曰可
惜一顆明珠被者風顛漢拾得圓悟聞得疑其未然
乃曰我須勘過始得令人召至因遊山偶到一水
潭悟推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珣狼忙
應曰潭深魚聚又問見後如何樹高招風又問見與
未見時如何曰伸腳在縮腳裏悟大稱之　舟峯書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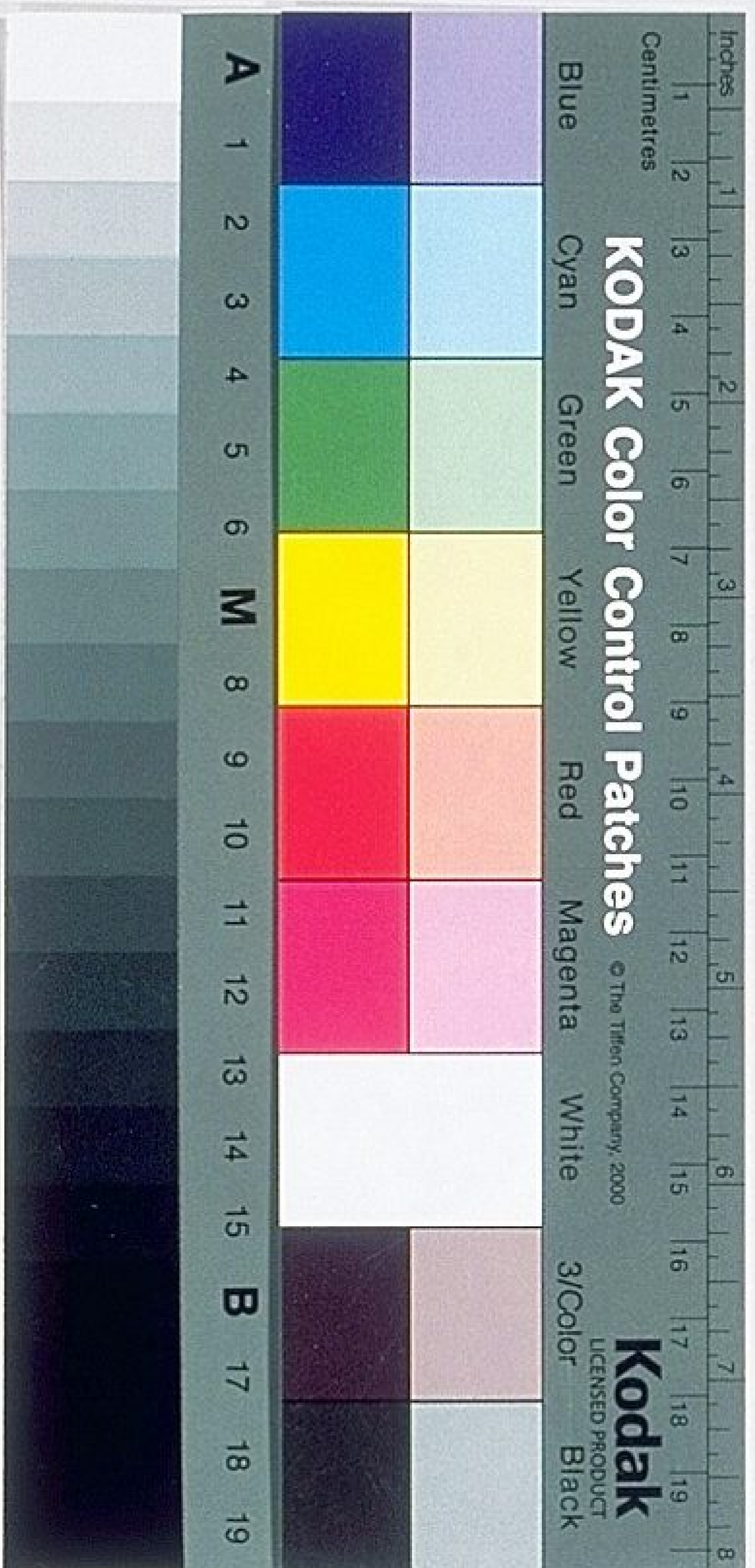
秀州遅禪師方五歲秀氣藹然毋異之令往資聖出
家徧歷禪會乃還而秀郡未有禪居待來者亦有所
闕師乃一更其院如十方禪規主之時吳中僧坐法
失序輒以勢高下不復以戒德論師慨然嘗以書求
理於官得正其事師語明教嵩曰吾不能以道大慧
於物德行復不足觀以媿於先聖人苟忍視其亂法
是益媿也明教曰不必謙也宗門道妙至十二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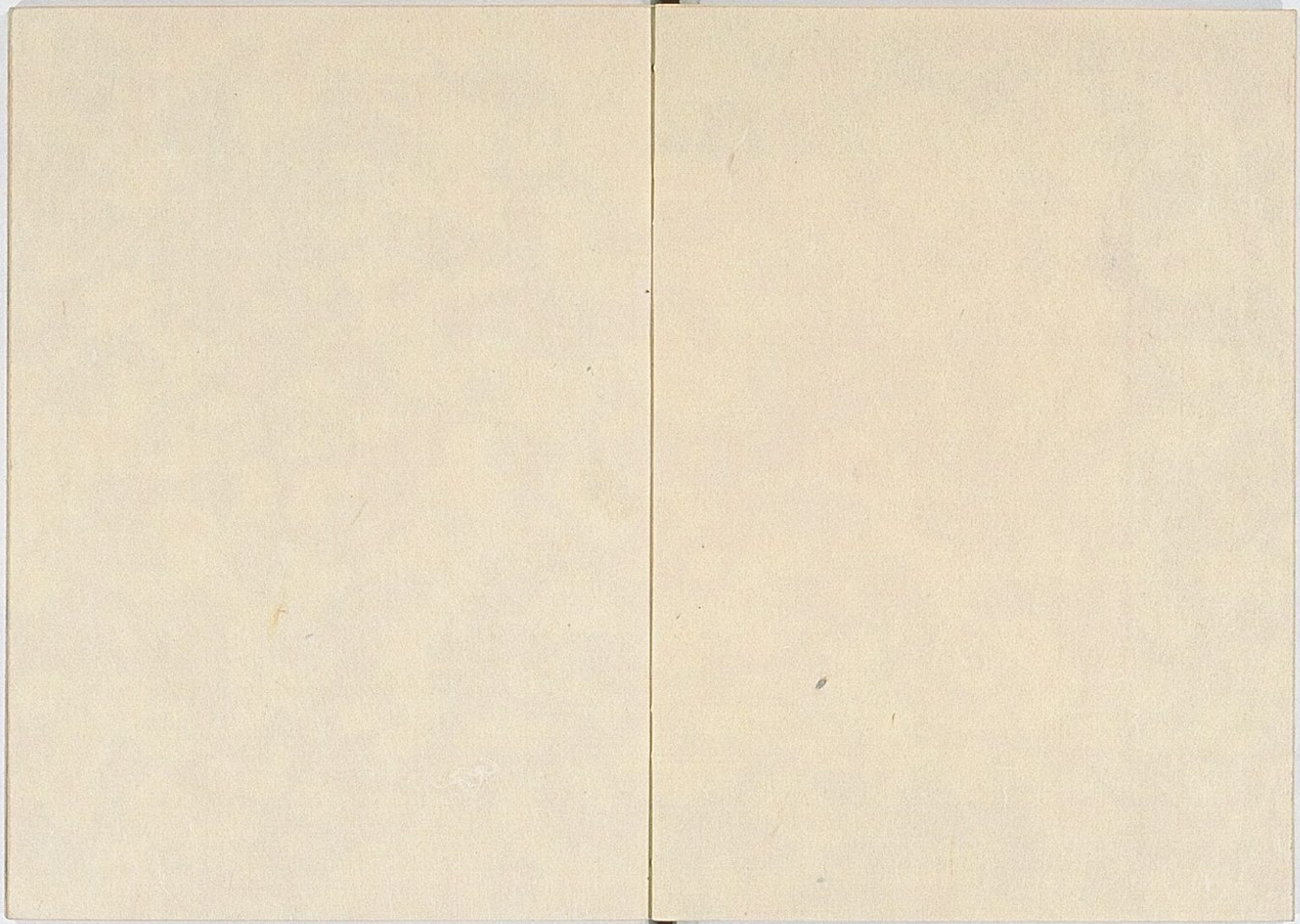
庵出世至行也吾徒之所難能爲法而奮不顧身亦
人之難能師皆得而行之又何愧乎　影堂記

圓照本禪師常州人天質粹美不事緣飾依天衣懷
和尚弊衣垢面探井臼典炊爨晝則驅馳僧事夜則
坐禪達旦精勤苦到略不少怠或謂之曰頭陀荷衆
良勞本曰若捨一法不滿足菩提決欲此生身證
敢言勞乎瑞光虛席命師主之既至擊鼓集衆鼓忽
墮地圓轉震響有僧呼之曰此和尚法雷震地之祥
也俄失僧所在從是法席大盛後以諸刹爭迎之晩
主淨慈與靈芝照律師友善照授師法衣師終身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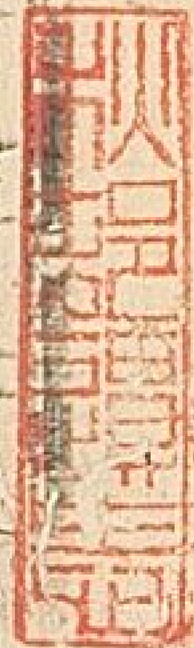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LICENSED PRODUCT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entimetres
Inches
A
M
B



坐必爲衣之東都懺法師定中見淨土蓮華大書金
字云杭州永明寺比丘守本坐儀異其事特往瞻禮
而問曰師是別傳之宗何得淨土有位邪曰雖在禪
門常以淨土兼修尒 行業等記

仰山圓禪師盱江人稟戒後爲道勇決聞妙喜居梅
陽往依之服勤炊爨精苦自勵妙喜見其器識精敏
嘗累之因小參闡擧修山主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
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
知即是聖人忽然有契後主偈之祥符遷衮之仰山
視事開七日講禮門告香之禮首坐領衆羅拜皆以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伏望慈悲開示因緣圜悟曰若欲究明生死事直須於行住坐臥處覷看生從何來死從何處畢竟生死作何面目良久不起于坐泊然蟬蛻 行狀

大慧曰近代主法者莫若真如喆善輔叢林者莫若楊岐會慈明真率作事忽略殊無避忌楊岐忘身事之惟恐不周惟慮不辦雖衝寒冒暑未嘗急己惰容自南源終于興化三十年總柄綱律盡慈明一世而後已真如者始自束包行脚逮于應世領徒為法忘軀不啻飢渴造次顛沛無遽色無疾言一室脩然安靜自怡嘗曰衲子內無高明遠見外乏嚴師良友鮮克有成器者噫于二老實千載後昆之美範也 與西善書

石懃泰禪師道行孤峻才刃有餘久依天童宏智禪師細大職務靡不歷試一日歸省母母曰汝行脚來為了死生度父母而長為人主事苟不明因果將累我於地下泰曰某於常住毫髮不欺雖一炬之燈亦分彼此之用無足慮我母曰然過求得不脚濕 怡雲錄

泰華可夷也飲食可無也而孝不可忘也故大孝同

天地並日月而健行不息大戒曰孝順父母師僧孝名爲戒則孝可忘乎吾儕祝髮預三寶數者無問貧富貴賤唯尚以道唯尚以孝間有父母無親屬共億者佛許減衣鉢一分以奉之若不躬父母之養者非吾釋之子也 叢林公論

牧庵朋法師婺之金華人見車溪卿公發明大事異日大剎學徒奔萃惟恐其後師臨講不預看讀疏文俾侍者簽出起止以樂說辯流瀉不竭嘗謂衆曰自領徒已來七番講摩訶止觀於正修中未嘗擧口道著一字又曰我於大部中欲作箇小難如片紙大亦作不成所謂文字性離皆解脫也曉主明之延慶一日登坐講調御丈夫次忽數士夫至聽師擧唱師曰若在儒教論丈夫事如忠臣不畏死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事成億代之顯名乃至不爲名利聲色所惑溺者皆名丈夫若在吾教則以一心三觀爲舟航六時五悔爲檣棹降伏諸魔制諸外道是名大丈夫介士夫嘆羨而去 行業

無畏久法師餘姚人依覺公得旨後徧歷禪會嘗入徑山佛日之室佛日夜坐必召師至命說天台旨趣及楞嚴大意深遇之出世清修學者雲集師患

後生單寮縱恣闕屋爲衆堂淨凡明牕蒲褥禪板洒
然有古叢社之風講大見學者膠文相鼓異說歎曰
天台之道由四明而興亦由四明而廢非聖人復生
孰能扶持哉識者謂師知言師天資慧利辯說如流
擧止委蛇與物無忤終身與之游處者未嘗見有喜
慍之色日課七經夜則宴坐率以爲常創無畏庵歸
老焉 塔銘

紹興癸亥冬大慧禪師蒙恩北還時育王虛席宏智 十三年
和尚擧大慧主之宏智前知其來多衆必匱食預
告知事曰汝急爲我多辦歲計應香積合用者悉倍
置之知事如所誡明年大慧果至無盈萬餘指未幾
香積告匱衆皆皇皇大慧莫能錯宏智遂以所積之
物盡發助之由是一衆咸愛其濟慧詣謝曰非古佛
安能有此力量慧一日執智手曰吾二人偕老矣爾
唱我和我唱爾和一旦有先溘然者則存者爲主其
事越歲宏智告寂大慧竟爲主喪不渝盟也

圓覺慈法師解行兼備學者宗之東掖虛席能文二
師然指請師主之慈至法席鼎盛盛暑講罷歸方丈
偃息而文適至謁師曰東掖道場世世皆有道者主

之講罷不在懺室即在禪堂未有偃臥自恣者也慈
閑日敢不敬命自後祁寒溽暑殊不少怠 草庵録
南岳讓和尚參六祖有般若多羅讖云汝一枝佛法
從汝邊去向後出一馬駒蹋殺天下人在即馬祖是
也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世人謂之觀音應化凡住
持皆王臣供給有院主二十年管執常住不置文曆
一日有司磨勘因禁在獄乃自惟曰我此和尚不知
是凡是聖二十年佐助伊今日得此苦毒之報馬祖
於寺中覺知令侍者爇香端然入定院主於獄中忽
尒心開二十年用過錢物一時記得令書司口授筆

寫計筭無遺 通明集
雪堂行和尚云高菴為人端勁動靜有法處己雖儉
與人甚豐聞人有疾如出諸己至於蒼頭厮役躬往
候問聽其所須及死不問囊篋有無盡禮津送其深
慈愛物眞末世之良軌 怡雲録
黄太史與胡少汲書曰公學道頗得力治病之方當
深求禪悦照破生死之根則喜怒憂患無處安脚疾
既無根枝葉無能為害投子聰海會演皆道行高重
不愧古人若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只增長知見
何益於己事 博溪集

機簡堂機禪師台之仙居楊氏子風姿挺異才壓儒林
妻年二十五棄妻挈學出世法晚見此庵元禪師密有
契證出應荒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偈云地
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
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
落吾事邪而念道不減在衆之日晝夜參究殊不少
廢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
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師曰吾道將行即欣
然曳杖而去登坐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
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筭喫著通身冷汗流 大同

拾遺

隱山與靈空書曰沙門高尚大聖慈蔭之力後世紛
紛者自畀賤之三三兩兩出沒於泉石間其氣象與
天台巖洞無異頻頻傴僂王公之前得不爲識者掩
口乎來糞火煨芋不起謝恩之風固不復見見一人
如政黃牛志庵主大似掘地覓天
紹興十三年左修職郎詹叔義上財賦表乞住賣度
牒朝廷依至三十二年侍郎吳才上表陳請仍許
頒賣寺被論以爲倭佛邀福罷歸巖谷宴坐一榻時
經禪以自飫弄雲泉以自娛仍製一棺夜則偃臥其

中才至分夜令二三童子擊梆而呼曰吳子才歸去來三界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吳聞即起禪誦如是精進者數年及終命家人曰汝聞乎家人曰不聞吳曰汝當斂念而聽悉聞空中隱然有天樂之音吳曰清淨界中失念來此金臺既至予則行矣言説而逝　雪牕記

寂室光禪師住靈隱日兄往訪之茶湯而退兄意不悅知事延至庫堂備食待之光聞曰無故受食他日累我在令兄塡還而去　汀江筆語

長靈卓禪師命無示立僧法席嚴肅不事堂廚唯安禪以當律供夜參以當藥石其間衲子有不任者無示告卓曰人以食爲先若是則衆將安乎卓慍之曰表率安可爲此無示云其不爭堂廚教誰爭耶　慈航

小參

孝宗賜佛照禪師手詔曰禪師所奏菩薩十地乃是修行漸次從凡入聖夫復何疑方知脚踏實處十二時中曾無間斷以至圓熟雜染純淨俱成障礙作止任滅脫此禪病當如禪師之言常揮劒刃卓起脊梁發心精進猶恐退墮每思到此兢兢業業未嘗敢忽今俗人乃以禪爲虛空以語爲戲論其不知道也如

此茲事至大豈在筆下可窮耶叙所得介
慧舩朴禪師福州人生于世家忽厭浮幻脱身從
師納戒時身心輕安如在空際戒師曰子直得上品
妙戒矣由是終身持戒嚴甚生平豈二十年未有一
日輒背衆食雖病不違奉己甚約待衆至豐有小師
知庫畢歸拜師曰某竭力營轉增一倍贏不敢自專
納之常住師怒曰汝所贏者從巧取不義得之常住
物乃淨財也豈容汝不義物乎終不納其僧遂之師
凡童行剃染令入沙彌寮習登壇受戒儀軌及誦遺
教經方令受具戒受具畢入新戒寮受持三衣一鉢

夜則展坐具披五條而睡復請精誦戒經者與之
教授誦至通利方許參堂越二三夏山門方督掌務
願遊方者師必欣然動于眉睫贈道具從行嘗誡
其徒曰古者爲僧朝廷以試經得度故發心從釋者
皆英特上行誓求佛果之士也今時佛法淡薄名存
實亡多貧者服方袍資不贍者裨販爲利貪僞捷出
無所不至一朝得預緇流自謂畢生了辦更不克己
進修便乃撥無因果虚喪光陰徒消信施皆由不知
出家正因不明佛法罪淨不解三乘十二分教不達
一切諸法本空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諂奉貴權干求

應世且無為法身心一味貪嗔造過如斯之徒入我法内傷敗壞亂為害滋多佛言譬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非外道天魔能破汝既正因出家正因為僧須當遠離魔道遵持佛戒若是達道人總不消恁麼奈汝積劫至今心識昏倒為僧之初不以三衣一鉢種種禁戒制御其心安可入道譬如象馬憸悷不調加諸楚毒方乃調伏若不如是異時三塗苦重悔將無及我在無示會中凡遇五夜必參誠行者我須往聽聞他苦加為人不覺涕淚俱下凡登無示之門聽其舉揚觀其行事雖老於叢林者亦皆汗下

心死蓋耆老和尚生平眞實行説俱到四十餘年不食非時不畜衣鉢至於持己細行悉徇律制以故所至住山不動聲氣自然法席雍肅諸方目曰鐵面汝為釋子當抗志慕古依言立行毋隨庸俗無示嘗曰我為主法者若不方便教汝攝心為道汝他日無知造罪老僧未免同汝受苦今不可使汝無聞而不行非我之咎不見良禪師靖州人楊岐會下尊宿有小師犯戒律臨終入惡道其母夢其子銜恨於師曰皆父師不能導我為善致受是苦其母以是夢告於良良未之信龍圖徐禧德占是時為布衣嘗參扣於

良德占俄夢入一官府兵吏斧鉞森列左右熟視之乃良禪師坐於庭下兕卒以杵撞其背號呼震裂復見其小師枷鏁杻械蹲踞其側德占問守閽吏曰二僧何罪吏曰老者乃少之師以其師平時不能訓道縱令破戒故師之罪特重尒此猶生報後七日與子同墜無間斯爲大苦德占夢覺遂詢良之所以乃云數日來背痛如擊撞藥不可療七日果卒德占嘗寘大書于分寧諸刹之壁紹熙間光孝超禪師榜于大堂行堂壁

法智尊者學行高妙凡所著作莫不立宗旨闢邪說開諶人心到眞實地指要書成雪竇顯禪師特出山着齋爲慶仍有茶榜具美其事則知在昔禪教一體氣味相尚至有如此與今暗禪奪教者非同日語也

草菴錄

黃龍心禪師南雄人爲儒生有聲年十九目盲父母許以出家忽復見物遊方謁南禪師雖深信此事而不大發明辭往雲峰會峰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云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見二師歸禮南南方展坐具南曰汝入吾室矣師亦踴躍自喜卽應

府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南曰、若不令汝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吾則埋沒汝也。會南入滅、道俗請師繼踵。四方歸仰、不減南公時。然師雅尚真率、不樂從務、五求解去、乃得謝事。未幾、謝師直守潭州、虛大潙以致師。三辭不往。又屬江西轉運彭器資、請所以不應長沙之意。師曰、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而王臣尊禮、爲天人師。今則不然。挂名官府、直遣伍伯追呼、此豈可復爲也。器資以斯言及命師直。復致書曰、願得一見、不敢以住持相屈。師與四方公卿意合、千里應之。不合、雖數舍不往。師以內外書徵詰開示、使人因所服習、克己自觀、悟則同歸。歸則無敎諸方。嘗謂師不當以外書糅佛說。師曰、若不見性、則祖佛密語盡成外書。若見性、則魔說狐禪皆成密語。故四十年間、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衆矣。庭堅宿承記莂、堪任大法。道眼未圓、來瞻窣堵、實深安仰之嘆。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塔銘

宏智覺禪師、隰州人。未遊方時、預夢天童之境、嘗紀之曰、松徑森森窮寵門、到時微月正黃昏。建炎間、謝事長蘆、訪眞歇、實隨巖及、到天童、宛如昔夢。尋爲州

府敦請住山師固辭後爲衲子肩至法坐由是黽勉而受居山五十年傳法之外百具鼎新常安千餘衆而齋厨豐衍甲於諸刹衲子得以安然辦道師嘗爲衆行乞吳越人篤信其化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師謂諸檀曰化汝布施令破慳心毋專施於我後有小寺僧來却願施之或見廢寺窮乏及窮民老弱輩即出衣資施令歡喜師未嘗儲積用盡爲度令有限州僧哲魁者孤硬人也潜跡坐下不言鄉邦經十餘載始知宏智鄉人宏智聞欣然訪曰父母之邦何太絕物乎智欲招至方丈魁謝曰己事尚未辦豈暇講鄉禮

邪即曳杖而去人莫能挽徑往寶陀具獻故居禪宴月餘日臨終召衆說法而逝闍維舍利無數（雪隱談）其事

歐陽文忠公游嵩山放意而徐至一古寺風物蕭然有老僧閱經自若公與語不甚顧公問曰古之高僧臨死生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僧曰定慧力公曰今寂寞無有何哉僧曰古人念念在定臨終那得散今人念念在散臨終安得定文忠歎服之（林間錄）

濟川居士施藏經願文其略曰予之施經一事而

其二施何故以財贖經是謂財施以經傳法是謂法
施按佛所說財施後世當得天上人間福德之報法
施當得世智辯聰蓋衆之報當知此二報皆是輪回
之因苦報之本我今發願願回此二報臨命終時莊
嚴往生極樂世界蓮華爲胎見佛聞法悟無生忍登
不退階入菩薩位還來十方界內五濁世中普見其
身而作佛事以今日財法二施之因如觀音大士具
大慈悲游戲五道隨類化形說諸妙法求離苦道令
得智慧普與衆生悉得成佛乃予施經之願也 舍經碑

北峯印法師戒睡曰佛法欲滅而調養約身然此身
身終爲灰土荷因樹立以致死不亦大丈夫又曰說
得過人不濟得事須是行得過人若自己分上一點
用不著雖記得千經萬論如阿難亦何足貴又曰常
與見識人論住持與顯寺門法曰不出勤奉香火常
住潔白將來人爲事予深喜此說盡理若無識人論
則汙下趨俗失本色人體矣 自行錄

資壽總禪師蘇氏元祐間丞相孫女年十五憒不知
禪之所謂唯疑人之處世生則不知來處死則不知
去相於是斂念忽有所省自不以爲異意其爲最靈

者麽不如是亦未嘗以語人及勉從庭闈之命歸西
徐許壽源無幾何而深厭世相齋潔自如且欲高蹈
方外抗志慕古遂謁薦嚴圓禪師圓曰闍門淑質何
須大丈夫事邪總曰佛法分男女等相乎圓詰之曰
如何是佛即心是佛汝作麽生總曰久嚮老師猶作
者箇語話圓曰德山入門便棒聻總曰老師若行此
令不虛受人天供養圓曰未在總以手拍香臺一下
圓曰有香臺從汝拍無則如何總便出圓呼曰汝見
甚麽道理便與麽總回首曰了了見無一物圓曰者
箇是來嘉底總曰借他出氣又何不可圓曰眞師子

見時眞歇禪師庵於寶華師徑造焉眞歇端坐繩牀
總才入門眞歇曰是凡是聖總曰頂門眼何在曰覿
面相呈事若何總提起坐具歇曰不問者箇總曰蹉
過了也歇便喝總亦喝總旋江浙諸名宿參扣殆徧
從壽源守官嘉禾唯未見妙喜爲念適妙喜俱馮濟
川竝御氏城總聞之往禮敬而已妙喜謂濟川曰適
來道人却曾見神見鬼來但未遇鑪鞴煅煉恰如萬
斛舟在絕潢斷港中未能轉動亦滿軒渠曰談何容
易邪妙喜曰他若回頭定須剔翌日壽源命妙喜說法
普顱衆曰今此間却有箇有見處人山僧驗人如嘗

閑更才見其來便知有無稅物及下坐總遂求道號
喜以無著名之明年聞徑山法席盛即往度夏一夕
宴坐忽有契悟頌曰驀然撞著鼻頭伎倆冰消瓦解
達磨何必西來二祖枉施三拜更問如何若何一隊
草賊大敗喜復之曰汝既悟活祖師意一刀兩段直
下了臨機一一任天眞出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
爲證明四聖六凡盡鶩擾休鶩擾碧眼胡兒猶未曉
總因入室喜問曰適來者僧衹對汝且道老僧何故
不肯他曰爭怪得妙總喜舉竹篦云汝喚者箇作甚
麼總曰蒼天蒼天喜便打總曰和尚他後錯打人去

在喜曰打得著便休管甚錯不錯總曰專爲流通總
一日禮辭旋里喜曰汝下山去有人問此間法道如
何衹對總曰未到徑山不妨疑著喜曰到後如何總
曰依舊孟春猶寒喜曰恁麼衹對豈不鈍置徑山總
掩耳而出由是一衆歆艷無著之名大著于世晦藏
既久遂服方袍師年德雖重持律甚嚴苦節自礪有
前輩典刑太守張安國以師道望命出世資壽未幾
求謝事歸老家墅焉 投機傳

道曇法師常州人於禪定中得慈忍三昧有猿鳥常
供花果乃爲受戒說法而去至夜施鬼神食時祝之

曰食吾食受吾法同爲法侶年九十餘而四方師事受法者皆新學少年師凡閲經炷香九禮趺坐良久然後開帙常訓諸徒曰夫窺聖教意在明宗若不昧己虛心爭到如來境界誠匪小縁莫生容易 孫仲益碑

郭道人世爲鐵工常參昇德忠禪師忠曰汝但去其所重担已而參無省不辦忠一日上堂舉善惡如浮雲起滅俱無處郭於言下忽然心開自是出語異常及卒別親故趺坐說偈曰六十三年打鐵日夜扇𤇾不歇今朝放下鐵鎚紅爐變成白雪 類說

伊庵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幼莊重凝然如成人十四得度通內外學依無庵全禪師用工甚銳至晚必垂涕曰今日又只麼空過未知來日工夫如何師在衆不與人交一詞毅然自如人莫能親踈之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隣人以手觸之師感悟有偈曰黒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無庵喜以爲類己乾道間出應萬年宿學老師見其威儀聽其舉揚皆拱手醉內外萬指井井然如入官府師所至行道與衆同其勞尚書尤公袤曰住持者安坐演法何至躬頭陁

邪師曰不然夫法比丘憎上驕慢未得謂得便欲自恣我以身帥尚恐不從況敢自逸乎近世言禪林標準者必以師爲稱首也 行状

東山淵禪師業履端潔聞于叢林自東山遷至五峯見火箸與東山所用者無異遂詰其奴曰莫是東山方丈物乎奴曰然彼此常住無利害故將至之淵詬之曰汝輩無知安識因果有互用之罪急令送還 雲錄

別峯印禪師住雪竇日有小師詐頭首之過峯厲聲怒曰汝是我小師包含上下則可反來説人過惡邪置之左右必敗吾事遂杖逐之聞者歎曰何其明也 少雲雜記

淳禪師劒州人出世丹霞常爲侍者在寮中與僧徵詰公案宗旨不覺大笑適丹霞過門至夜參問云汝早來大笑何謂答曰因詰僧話渠答太麁生所以發笑耳曰是即是汝笑者一聲失了多少好事不見道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淳敬拜服膺後雖在暗室未嘗敢忽 雪牕記

成都昭覺祖首坐久參圜悟因入室問即心是佛從此有省圜悟命分坐一日爲衆入室問禪者曰生死

欲壯

到來如何回避僧無對祖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
愕眙亟以聞悟性至呼曰祖首坐祖復開目悟曰[illegible]
撒精神透關去祖復點頭竟尒長寢　東林顔乩庵[illegible]
其事

韓退之曰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至於
歐陽永叔曰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
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
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二皆
欲壯其儒道雖排之破之實激揚吾釋氏之道何害
之有　公論

頃

舒王問佛慧泉禪師曰禪家所謂世尊拈花出自何
典泉云藏經所不載王云頃在翰苑偶見大梵王問
佛決疑經三卷因閲之經中所載甚詳梵王至靈山
會上以金色波羅花獻佛捨身為牀坐請佛為羣生
說法世尊登坐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有
葉破顔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
摩訶迦葉泉嘆其博究　梅溪集
秦國夫人計氏法眞因寡處屏去紛華蔬食弊衣習
有為法於禪宗未有趨嚮因徑山大慧遣謙禪者致
問其子魏公浚公留謙以祖道誘其母眞一日聞謙

白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尚只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只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卜度只擧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恁麼教人看真遂諦信以狗子話晝夜參究坐至中夜俄有契連作數偈呈於大慧其後云終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

一擧一回新 語録

神光者磁州人曠達之士也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經論之詮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光乃往彼晨夕參承大士唯端坐面墻莫聞師誨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捨身求偈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雪光立于庭中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涙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積劫勤求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汝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覬眞乘乎光聞師誨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軀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光曰覓心

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忽契悟（傳燈）
永明壽禪師先丹陽人父王氏因麋兵寇歸吳越為
先鋒遂居錢塘師生有異才及同父母有諍人諫不
從輒於高榻奮身于地二親驚懼抱泣而息諍長為
儒生年三十四往龍冊寺出家受具後苦行自礪唯
一食朝供眾僧夜習禪法尋往天台天柱峯九旬習
定有尺鷃巢于衣裓暨謁韶國師一見深器之密授
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初住
明之資聖至建隆元年忠懿王請居靈隱新寺為第
一世明年請居永明道場眾盈二千告頭陀上行願

為僧者師即奏王與度牒剃染因僧問如何是永明
旨師示偈曰欲識永明旨西湖一湖水日出光明生
風來波浪起又僧問學人久在永明為甚不會永明
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僧云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
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開寶七年謝事歸華頂峯答
曰渴飲半掬水飢飡一口松胸中無一事萬卧白雲
峯偶讀華嚴至若諸菩薩不發大願是菩薩魔事遂
撰大乘悲智願文代為群迷日發一遍在國清修懺
至中夜旋繞次見普賢像前供養蓮華忽然在手從
是一生散華供養感觀音大士以甘露灌口獲大辯

才著宗鏡一百巻。寂音曰：切嘗觀之，其出入馳騖於方等契經者六十本，參錯通貫此方異域聖賢之論者三百家，領略天台、賢首而深談唯識，率折三宗之異義而要歸於一源。故其橫生疑難則鈎深賾遠，剖發幽翳則揮掃偏邪。其文光明玲瓏，縱横放肆，所以開曉自心成佛之宗，而明告西來無傳之的意也。禪師既寂，叢林多不知名。熙寧中，圓照禪師始出之，普告大衆曰：昔菩薩晦無師智、自然智，而專用衆智，命諸宗講師自相攻難，獨持心宗之權衡以準平其義，使之折中，精妙之至，可以鏡心。於是衲子爭傳誦之。元祐間，寶覺禪師年臘雖高，猶手不釋巻，曰：吾恨見此書晩矣。平生所未見之文，功力所不及之義，備聚其中。因撮其要處為三巻，謂之冥樞會要，世盛傳焉。後世無是三大老，叢林無所宗尚，舊學者日以墮，絶口不言。晩至者日以窒塞，游談無根而已。何從知其書，講味其義哉。脱有知之者，亦不以為意，不過以謂祖師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法，豈當復刺首文字中耶。彼獨不思達磨已前馬鳴、龍樹亦祖師也，而造論則兼百本契經之義，泛觀則借讀龍宮之書。後達磨而興者觀音、大寂、百丈、黄檗亦祖師也，然皆三

藏精微該練諸宗今其語具在可取而觀之何獨達
磨之言乎聖世逾遠衆生根劣趣尚褊短道學茍簡
其所從事欲安坐而成譬如農夫憚於耕耘垂涎仰
食爲可笑也師嘗願曰普願十方學士一切後賢道
富身貧情疎智密闡揚佛祖心宗開鑿人天眼目賛
錄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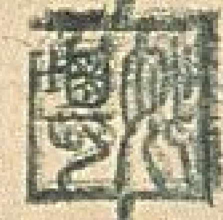
古之人以修心爲要心之正
毋越思言斯鳴道使夫後進
可歸模有何禪教律儒釋道之
異也蓋至公則天下共之四明
禪者秀公篤志于此履歷叢林
玄機綜覽隨所聞見集成此書

闌人天眼目因以寶監名焉夫
大圓覺求之刋行非獨發明先
輩幽德潜光將與同志力追此
道予嘉其說遂跋其後云旹紹
定庚寅自恣前一日古岑比丘
善子萬壽歸雲堂

秀書記集古成書曰
人天寶鑑請著語
遂下一轉先德請
知已自孚穎彩堪並
更攀欄木來一點明

人天寶鑑 全一冊
五山板
東福寺山内瓢菴守仙大和尚
書入自保本也
大正六丁巳歳五五秋九月七日修ス
明治四拾一年

出日胡漢仍舊自照
看紹定庚寅中秋
住霊隠 妙堪書





当日胡漢何曾自照

（胡来ハ胡現漢来ハ漢現スルトモ）

看銘定處中秋

任靈隱

世人學書





人天寶鑑　全壹冊

五山板

東福寺山内飄菴守仙大和尚

書入尤深秘也

大正六丁巳歳孟秋九月七日修ス

明治四拾

